



曲園叢書

14
484
24



門 4
號 484
卷 24



兒筭錄三首萃升大宋桑干州川第 第一樓叢書之六

德清俞樾

說文日部曉

說文日部曉明也从日堯聲白部曉日之白也从白堯聲樾謂曉曉一字曉即曉之俗體也凡从日之字俗或从白如皓字从日而俗从白作皓暉字从日而俗从白作皞的字从日而俗从白作的皆其例也許君於諸字俱不收而獨收曉字何哉且許君以曉皎二篆相次訓曉為日之白訓皎為月之白其義實近附會皎為月之白雖有詩月出皎兮之文可據然次章云月出皓兮皓

實从日說文日部皓日出兒皓之義不屬月皎之義豈必專屬月乎廣雅釋詁曰皎明也是皎字古有从日作皎者其非月之白可知矣許說皎字之義既不足據則其說曉字之義亦未足據曉从日而或从白猶皎从白而或从日也愚因皎之或爲皎而益知曉之卽爲曉矣

伊

說文人部伊篆說解曰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樾謂如許君之說則是殷爲伊尹特製此字而禹貢已有伊洛漣澗之文此字不始于商初明矣水經伊水注曰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嬰兒于空桑中取

而獻之命養于庖長而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也是伊尹正因伊水得名而許君顧謂因伊尹特製此字何哉曰此篆說解爲妄人竄改非許書之舊也許君原文當曰伊古聖人尹治天下者也與女部媯篆說解曰媯古神聖女化萬物者也文法一律古神聖女化萬物者謂女媯氏也古聖人尹治天下者謂伊耆氏也禮記郊特牲篇曰伊耆氏始爲蜡周禮秋官伊耆氏注曰古王者號今姓有伊耆氏許君所謂聖人正指此而後人不得其指妄以殷之伊尹當之乃改古聖人爲殷聖人又增阿衡字失許君本意矣段氏玉裁又欲於殷上增伊

尹二字失之彌遠

候

說文人部候伺望也从人侯聲樾謂侯既从人候又
人種復無理乃後出字也古候字止作侯周官小子凡
沈辜侯禳司農注曰侯禳者侯四時惡氣禳去之也小
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鄭注曰侯之言侯
也侯嘉慶祈福祥之屬職方氏其外方五百里為侯服
注曰侯為王者斥侯也是侯禳侯服其義均為侯而經
字止作侯然則古候字作侯可知矣夏官所屬有候人
疑後人以今字改之也春秋蘇露深察名號篇曰號為

諸侯者宐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王制正義引春秋元
命包曰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也然則公侯之侯其義亦
為候若以今字書之則當為公候矣此亦侯候同字之
證蓋侯者射侯也人所望而射也故侯字即有伺望義
許君以伺望為候字說解不知其即為侯字引申義也
侯篆下古文有侯蓋古文止為侯後从人作侯又从人
作候孳乳益多非古字矣

必

說文人部必威儀也从人必聲詩曰威儀必必今詩作
威儀怩怩傳曰怩怩媠媠也然則威儀怩怩乃媠媠之

兒許所見本作必必字雖異而義則當同乃云必威儀也非字義且非經義韻會廣韻諸書承說文之謬竟曰有威儀大失毛公之指矣樾謂必者今世所用密字也山部密山如堂者从山宀聲與經傳所用密邇字全不相涉必非本字其本字當作必漢書楊雄傳駢衍必路師古注曰必次比也次比卽密邇之義文十七年左傳以陳蔡之密邇於楚杜注曰密邇比近也國語魯語以魯之密邇於齊吳語孤以下密邇於天子韋注怵曰密比也邇近也訓密爲比卽必之訓矣廣雅釋詁曰頻比也釋訓曰頻頻比也然則必必猶頻頻也頻頻故爲媒

嫚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李軌注謂黨比游晏詩人所刺威儀必必卽此意也故字義明而經義亦見矣密必怵从必得聲今讀雖異古音則同密从山爲堂密字必从人爲必邇字自經傳皆段密爲必而必遂廢許君又誤以威儀說之其義益晦今訂正曰必比也而凡言密邇者皆得其本字矣

殷

說文身部殷作樂之盛稱殷从身从殳易曰殷薦之上帝樾謂許君此說卽因易文而附會非殷本義也作樂之盛何取而从身从殳哉段氏玉裁曰樂者樂其所自

成故从身爰者干戚之類所以舞也斯乃曲成許意其
義甚迂今按殷字从爰身聲身殷一聲之轉耳當改隸
爰部殷者擊聲也爰部之字訓擊聲者三殷擊聲也殷
擊中聲也殷擊空聲也殷篆當與相次其本義爲擊聲
故从爰引申之則凡爲聲者皆得謂之殷詩殷其雷篇
毛傳曰殷雷聲也經傳殷字惟此與本義最近易豫象
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鄭注曰殷盛也蓋亦
言其聲之盛漢書禮樂志曰殷殷鐘石師古曰殷殷聲
盛也是其義也厥後展轉引申因殷有盛義而訓爲眾
周禮大宗伯職殷見曰同注曰殷猶眾也又因殷有眾

義而訓爲大禮記喪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注曰殷猶
大也又因殷有大義而訓爲中又訓爲正書堯典篇以
殷仲春馬鄭注曰殷中也枚傳曰殷正也相沿既久而
莫知殷之爲聲矣又安能尋其从爰之故而知爲擊聲
乎文選何晏景福殿賦聲訇礮其若震注引毛萇傳曰
礮雷聲也一切經音義亦引通俗文曰雷聲曰礮蓋因
殷字本義爲引申義所敝故又製从石之礮字也廣雅
釋詁礮與礮坵曰聲也礮卽殷之俗體而說文爰部有
礮無殷反隸殷字於身部失之矣

說文衣部依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孫氏
星衍曰當作二𠂔𠂔古文肱也段氏玉裁謂自人部至
此及下老部尸部字皆从人衣篆非从人則無由次此
穢謂段說是矣然一衣止覆一人何以取象二人殊不
可曉段云貴賤皆覆則曲說矣今按衣之本義蓋謂被
也論語必有寢衣孔鄭注𠂔云寢衣今被也許君於被
篆下亦引論語文蓋被者衣之本義而衣裳者其引申
義引申義行而本義轉爲所斂乃謂被爲寢衣以別於
晝所著之衣不然被何以得有衣名乎釋名釋衣服曰
被被也所以被覆人也衣字之形象覆二人正與被義

合其从二人者或象夫婦歟亥篆說解曰一人男一人
女是其例也許君覆二人之說必有所受乃但知其爲
衣裳字而不知其本爲衣被字則字形是而字義非矣

競

說文兄部競競也从二兄二兄競意从丰聲讀若矜穢
謂丰與矜雖雙聲然从丰得聲則一丰足矣何必𠂔二
丰作𠂔乎若謂古籀每多複體二丰猶一丰也然則二
兄猶一兄也於一丰取聲不得於二兄取意矣今按此
字實从二丰二兄會意丰部曰丰艸蔡也象艸生之穢
亂也兄部曰兄長也兄之本義爲滋長而長幼乃其引

申義故毛公訓詁傳每曰兄茲也競字从二丰二兄相
 𠂔二艸𠂔長故有競意許君勿丰為聲則从二兄亦無
 意矣豈用兄弟鬩牆或左傳二惠競爽之義乎非製字
 時所有之意也姚文僖說文聲系因六書故引說文有
 𠂔字又據韻會定為𠂔之古文而以競為从𠂔得聲隸
 于𠂔聲下無論改𠂔為𠂔於許書不合且𠂔為古文𠂔
 字則𠂔為古文何字乎始不可从矣

咨

說文口部咨謀事曰咨从口次聲𠂔謂此非其本義也
 咨之為謀猶俞之為然其義本於堯典堯謀於羣臣輒

曰咨故咨即為謀堯聞羣臣之言而然之輒曰俞故俞
 即為然爾雅釋詁曰咨謀也釋言曰俞然也然非俞之
 本義則謀亦非咨之本義也然則咨字本義謂何曰書
 堯典帝曰咨枚傳曰咨譽也此其本義也許君不知咨
 譽為本義而以咨謀說之俗又从言作諮孳乳寔多失
 之彌甚

說文頁部順理也从頁川𠂔謂从頁从川取意不倫當

從小徐本作从頁川聲順訓古通用訓从川聲則順亦
 从川聲可知矣小徐本乃許書之舊也楚金不解順篆

訓理之惰而疑从頁之無意乃并以从川爲意而刪聲
字段氏玉裁曰人自頂至踵順之至也川之流順之至
也斯乃曲徇大徐之失非許意也今按言部譏理也支
部傲理也彼所謂理猶云治也故从言从支皆有治之
之意焉此云順理也則當爲膚理荀子性惡篇曰骨體
膚理好愉佚楊倞注曰膚理皮膚文理也又解蔽篇曰
則足以見須眉而察理矣注曰肌膚之文理正名篇曰
形體色理以目異注曰理文理也其義并同血部脈篆
說解曰血理之分衮行體中者脈爲血理故字从血順
爲膚理故字从頁疑許書原文本日順膚理也从頁川

聲猶木部曰枋木之理也水部曰泐水石之理自部曰
叻地理也至順逆之順則又从肌膚之文理而引申之
其後引申義盛行而本義轉廢釋名釋言語曰順循也
循其理也於是後人但知循理之爲順而不知順之本
義爲膚理轉疑順字之義所包者廣膚理不足以盡之
乃去膚字而止存理字夫使許君果以循理爲順則當
云順循也與丩部云循行順也互相訓其義方明不得
云順理也且又何取而从頁乎頁部九十三文其義皆
屬頭面如經典願字皆作願欲義而許君則云大頭也
頑字皆作凶頑義而許君則云榘頭也以至頰之爲頭

偏頰之爲熱頭痛顯之爲頭明飾蓋字隸頁部其木義固如此然則順字可知矣

長

說文長部長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匕匕聲兀者到亾也樾謂許君說此字殊爲迂曲兀訓高不訓遠何取而从兀乎匕者變也非久也乃以久則變匕附會之然則何不卽从久乎从亾得聲之字多矣無一到者何獨於長字而到之乎形聲俱乖殆失之矣今按長者艸木滋長也古或以萇爲之故釋名釋長幼曰長萇也言體萇也其實萇者萇楚也本字正當作長

其字从一从厂从乚从止一者地也厂者象拙引之形厂部曰厂拙也象拙引之形是也乚者象艸木萌蘖上出也古文民字其中亦作乚民萌古同義也止者象止達也許君於屮篆下曰止象止達此說於屮篆雖未必合然可知古小學家自有此說許君用其說於屮篆下而長字从止則仍爲變匕字亦其疏矣故曰長者艸木滋長也因而引申爲長幼義又引申爲短長義至長遠之義則又从長短而引申之也許君乃以爲最初之本義宜其說之支離不合矣

窆

說文火部𤇑崇祭天也从火从脊脊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樾謂許說从脊之義甚爲迂曲凡祭無不當慎何獨𤇑字从脊乎經傳皆以燎爲之火部燎放火也从火𤇑聲𤇑既从火而燎又从火重複無理今按𤇑燎一字燎乃𤇑之俗體也師古注漢書禮樂志郊祀志並曰𤇑古燎字是其明證𤇑者庭燎也儀禮士喪禮注曰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周官司烜氏注曰樹于門外曰大燭于門內曰庭燎疏曰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之蠟燭此𤇑之本說也國語周語曰火師監燎晉語曰與鮮卑守燎韋昭注並曰燎庭燎也蓋古入置

庭燎必使人監守之懼其不戒於火也故𤇑字从火从脊會意古者祭天神積柴置牲而燔之因卽以火在地之名名之曰𤇑𤇑與燎非二字柴𤇑與庭燎亦卽一義之引申也𤇑字隸變作𤇑故俗又从火作燎而許君因分而錄之矣

吳

說文矢部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大言也吳之爲姓爲郡非其本義此後人妄加者段注刪之是也惟以大言爲吳字本義疑亦未合周頌絲衣篇魯頌泮宮篇俱有不吳之文傳箋並曰吳諱也段氏據以爲大言之證然吳

爲大言何取而从矢乎矢頭傾也从大象形矢部所隸
字吳之外尙有莫夷二文莫頭傾也夷頭衰猷夷態也
皆與矢同意若吳爲大言則不倫矣樾謂吳者口相就
也欠部歛篆下一曰口相就是許書固有口相就之義
今卽用以說吳字口相就則頭必傾衰此所以與莫夷
一律而隸矢部也口部有嘖字其說解曰麋鹿羣口相
聚兒从口虞聲引詩曰麋鹿嘖嘖今按此字亦作麋陸
德明經典釋文於吉日篇出麋字韓奕篇出嘖字唐石
經从之吉日作麋韓奕作嘖而許書有嘖無麋世家以
麋爲俗字其實非也蓋嘖麋也卽吳之後出字也吳之

本義爲口相就故麋鹿羣口相聚卽謂之吳古詩當此
作麋鹿吳吳後人因詩文而加鹿作麋亦或作麋爾雅
釋獸篇釋文曰麋一作麋是也吳虞同聲故从吳者或
變而从虞既有从鹿从虞之麋因而變爲从口从虞之
嘖夫虞字从吳已从口矣而嘖又从口其爲後出字可
知許君不收麋字故亦不收麋字而反收嘖字是其失
也爾雅釋文引字林曰麋音吳此可爲吳麋同字之證
羣口相聚故毛鄭俱訓吳爲譁而大言之義卽其引申
義也以爲吳之本訓失之矣疑吳篆說解許君本闕今
所例三說竝非許意耳

說文本部皋氣皋白之進也从夆从白禮祝曰皋登訶曰奏故皋奏皆从夆周禮曰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樾譚許君說此字繇而無當其實皋卽臭之或體也夆部臭大白澤也从大从白古文以爲澤字段氏玉裁訂正曰臭大白也其說甚塙从大从白故曰大白其義卽存乎形全書如此者多矣皋从夆卽从大也造字之初已有段借之例如昏从口而古文昏从甘卽从口也交从又而籀文容从寸卽从又也然則皋字从夆與臭字从大一而已矣許君謂古文以臭爲澤字今經典臭字字

見亦無用爲澤字者而詩鶴鳴篇鶴鳴于九皋毛傳曰皋澤也釋文引韓詩曰九皋九折之澤也是訓皋爲澤經有明文卽許君所謂古文以爲澤字也臭皋同字从可知矣

說文夫部扶竝行也从二扶輦字从此讀若伴侶之伴樾謂人部伴大兒尠無伴侶之義許書原文當止云讀若伴蓋謂扶伴同聲非謂扶伴同義也伴侶字實當作扶故其字从二夫會意因許云讀若伴而後人卽以伴爲之猶句聚也讀若鳩而今卽作鳩不作句管厚也讀

若篤而今卽作篤不作管亼合也讀若集而今卽作集
不作亼叢賦事也讀若頌而今卽作頌不作叢關妄入
宮掖也讀若闕而今卽作闕不作關蝨蟲之總名也讀
若昆而今卽作昆不作蝨竝其例也自伴侶之誼盛行
淺人家增益其文曰讀若伴侶之伴乃若伴侶字正當
作伴者而扶字家廢矣所宜訂正也

弱

說文雨部弱水音也从雨羽聲按春秋經露五行五事
篇曰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則羽字从雨義固有取然
宮商角徵皆無正字何獨造此弱字以爲水音乎疑非

許書之舊也樾謂弱者雩之或體也雩篆說解曰夏祭
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于聲重文羽曰雩或从羽
雩舞羽也然則雩从雨羽皆以于爲聲後之作書
者或合从雨从羽而一之以爲會意字而省其聲則爲
弱矣錯本雨部雩羽二篆後卽繼以弱此可爲證蓋許
君原文於雩篆下附羽雩二文皆爲雩之或體其雩下
說解當云雩或从雨羽而傳寫奪之淺人乃妄增水音
也从雨羽聲七字家別出爲正篆又或迻之部末而其
爲雩之重文益無知者段氏不能訂正亦疑造字者不
應於五音獨製弱字因訓爲流水之音斯亦曲說矣

說文耳部聶附耳私小語也从三耳樾謂聶字从三耳無附耳私語之意史記魏其武安侯傳咕聶耳語其字作聶聶者講之或體也从言之字亦得从口猶詠之為咏諧之為喏矣言部講多言也始非本義其本義當為附耳私語許君誤以講字之義為聶字之義耳其字亦作聶口部聶聶語也聶語當為講語聶字从口从耳講字从言从聶故皆有附耳而語之義今聶字既不从言又不从口安見其為附耳私語乎然則聶字本義謂何曰聶者合也故其字从三耳相連爾雅釋木曰守宮槐

書聶宵炕部注曰晝日聶合而夜炕布初學記引孫炎曰聶合炕布也聶之訓合是其本義也儀禮聘禮曰皮則攝之鄭注曰左手并執前足右手并執後足也蓋合并謂之聶故并而執之謂之攝論語八佾篇官事不攝包注曰攝猶兼也昭十三年左傳羊舌肸攝司馬杜注曰攝兼官也攝之為兼即聶之為合也爾雅釋木曰攝虎纍注曰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釋文曰攝本亦作聶夫以其纏蔓林樹而謂之聶可知聶之本義矣

掣重文抱

說文手部掣引取也从手孚聲重文抱曰或从包樾謂

桴抱非一字也艸部有从孚之葦又有从包之苞木部
 有从孚之桴又有从包之炮火部有从孚之桴又有从
 包之炮肉部有从孚之桴又有从包之胞邑部有从孚
 之郭又有从包之郃水部有从孚之浮又有从包之泡
 竝是二字二義獨手部以抱爲桴之重文何邪且如許
 君說桴爲棟名枹爲擊鼓杖而禮記禮運篇蕢桴而土
 鼓成二年左傳援桴而鼓竝段桴爲枹豈得卽以桴枹
 爲一字乎桴抱音近古或段用如桴枹之例然合爲一
 字非也今按抱者袞之或體也衣部袞袞也从衣包聲
 然古書止作抱周書召誥曰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呂

氏春秋下賢篇曰周公且抱少主而成之其字竝作抱
 釋名釋姿容曰抱保也相親保也則亦許書袞字之義
 而非桴字之義徧考古書無以桴爲保抱字者然則抱
 非桴之重文可知矣合袞抱爲一而分桴抱爲二庶得
 之乎

始

說文女部始女之初也从女台聲樾謂始之爲初固恆
 訓也然以其字从女而云女之始則殊近於附會女之
 初爲始男之初爲何字乎今按始者生也易象傳曰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禮記樂記

日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皆以生始並言蓋字
異而義同檀弓曰君子念始之者也鄭注曰始猶生也
此其本義也人之生謂始故引申之爲凡最初者之稱
釋名釋言語始息也言滋息也得其義矣且始與終相
對成文國語周語曰司民協孤終韋注曰終死也終爲
死則始爲生矣是故終始猶死生也始之本義爲生故
字从女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萬物之
母卽萬物之始也此始字从女之義也

威

說文女部威姑也从女从戌漢律曰婦告威姑段氏玉

裁據小徐本作从女戌聲而又引惠氏定字之說謂爾
雅君姑卽威姑樾謂君威古音相近許書著篆下亦云
讀若威威姑之卽君姑信矣然爾雅曰姑舅在則曰君
舅君姑是君之名通乎姑舅易曰家人有嚴君焉此其
義也君姑可曰威姑則君舅亦可曰威舅乃因威字从
女而訓爲姑豈非曲說乎今按威字本訓當爲怒女子
性易忿怒故字从女女部字訓怒者多矣夔曰易使怒
也从女敝聲嬌曰含怒也从女舍聲嫫曰怒兒从女黑
聲以至媿之爲不說媿之爲不說兒媿之爲有所恨痛
皆與怒意相近然則威亦怒也詩曰昊天已威猶云昊

天甚怒也又曰畏天之威猶云畏天之怒也因而有威可畏卽謂之威樂記所謂怒則暴亂者畏之也於是引申之爲威儀爲威福而莫知其本義之爲怒矣許君據漢律威姑之文次威篆於姑篆之下殊爲失之

嬰

說文女部嬰頸飾也从女嬰嬰其連也段氏玉裁訂正曰嬰繞也从女嬰嬰以連也頸飾樾謂貝部嬰頸飾也嬰非一字不得同義李善注文選引說文嬰繞也凡七見段氏據以訂正疑得許君之舊矣然嬰旣訓繞何以不从糸而从女蓋訓繞者纓之引申義非嬰之本義

也纓爲冠系故引申之得訓繞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而不纓垢氛注曰纓繞也字正作纓可證矣然則嬰之本義謂何曰嬰與嬰聲近而義同說文女部曰嬰小心態也从女嬰省聲嬰字或卽嬰之或體嬰之爲嬰猶鶯之爲鶯也嫫篆說解曰嬰嫫也廣韻嫫下作嫫嫫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亦作嫫嫫此嬰嫫同字之證言部嬰聲也从言嬰聲營小聲也从言熒省聲缶部嬰缶也从缶嬰聲營備火長頸餅也从缶熒省聲然則嬰從女嬰聲嬰从女嬰省聲正與嬰聲嬰聲一例卽非一字亦必聲近而義同今本說文作嬰頸飾也則爲嬰之本義唐人

所據說文作嬰繞也則為纓之引申義均非嬰字之本義也

兒笞錄三

嬰音於比字林亦非嬰與此嬰同字之說音韻書
之說也地業籍籍曰嬰與此嬰同字之說音韻書
說也又文選首籍嬰字為嬰之二文書之入韻書
不難開曰曰嬰與此嬰同字之說音韻書
而不嬰與此嬰同字之說音韻書
也嬰與此嬰同字之說音韻書

兒笞錄四

中而辭文从巾亦其四弟一樓叢書之六
口有嬰音之附收吾从口古 德清俞樾
嬰之从婁

說文女部婁空也从母中女古文作嬰樾謂从母中女不知何意段氏玉裁曰从母猶从無也無者空也从中女謂離卦離中虛也其說甚為迂曲毋無竝非一字母者止之也不得為無而無亦不得為空至以从中女為離卦附會易義更非製字之本意今按婁即纓之古文其字蓋从母从中从女母者穿物持之也母母形侶因而致譌耳糸部纓纓也纓之為物所以母穿故从母从

中謂以綫母穿其中也从女者女工所用也古文作嬰
其上之囟象用綫母穿布帛之形蓋古文象形而小篆
會意也錯本更有籀文嬰曰从人申女曰聲其實非也
乃从申从仲从女申卽母字橫書之爲母縱書之爲申
又析而書之則爲申與籀文患字作患者同蓋患从母
聲籀體多繇重故从二母耳小篆患字卽从籀文而省
許君不識乃有从心上貫卍之說而不知其从母聲則
嬰之从母亦莫得而知矣其从仲者卽从中也造字時
已有段借之例如昏从口古文从甘交从又籀文从寸
皆是也婁从中而籀文从仲亦其例矣作弅者體之小

變耳史記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正以从母从中
爲義詩山有樞篇弗曳弗婁毛傳曰婁亦曳也釋文引
馬注曰婁牽也牽曳之義乃从綫義引申之爾雅釋詁
屢疾也釋言屢亟也論語屢憎於人孔注曰屢數也許
書無屢字卽婁之俗體因綫之爲用往復頻數故引申
爲亟疾爲數也後人从糸作縷乃分婁縷爲二字猶牽
曳義从手作攖疾數義从尸作屢孳乳寢多非古字也

媾

說文水部消少減也女部媾減也侶二字同義樾謂訓
減者自應从水作消消从水猶減亦从水也女部之媾

从女而亦訓減殊為無理今按媾者瘦也畢氏沅校正釋名釋言語曰省瘦也臞瘦約少之言也它本皆作省齋也臞齋約少之言也蓋以省與瘦義不相近而臆改之不知訓省為瘦者以媾釋省也古有省瘦之語實為媾之本義章懷注後漢書袁閎傳引謝承書曰面兒省瘦字亦以省為之周禮大司馬職曰馮弱犯寡則省之鄭注曰省猶省瘦也省省竝段字其本字當作媾媾之義為瘦故其字从女猶媾為弱長熾為銳網姑為小弱也許君訓消為少減訓消為減意者固以消為減省字以媾為省瘦字乎疒部瘠亦曰減也然則訓媾為減未

必與消同矣

姦重文慧

說文女部姦私也从三女重文慧曰古文姦从心旱聲小徐本作从旱心段氏玉裁从之樾謂从旱从心于義無取大徐謂从心旱聲然則此字始非姦之古文也今按慧字當為心部忤字之古文忤極也从心干聲凡从干之字亦或从旱旱聲即干聲也玉部玕琅玕也从玉干聲重文瑋曰古文玕禾部稔禾莖也从禾旱聲重文稔曰或从干然則忤之為慧正與一律矣目部睥大目也睥一曰張目也睥从旱而眦从干聲近義通禮記祭

義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說文無捍字卽手部扞之變體也周書謚法篇曰思慮果敢曰趕說文無趕字卽走部趕之變體也漢書儒林傳馭臂子弓說文無馭字卽馬部駟之變體也竝可爲證扞字左形右聲而懸字下形上聲蓋以別於左形右聲之悍猶愚之與悞忠之與忡也姚氏文田說文聲系承說文之誤系姦字於干聲失之甚矣

武

說文戈部武篆下引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於是相承至今以爲武字之義固如此矣樾謂非

造字之本意也止部曰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是許君以止爲基趾字又以爲足趾字其實足止乃其本義故反止爲止則曰蹈也从止从止爲趾則曰足刺趾也从止从止相背爲步則曰行也从止之字亦或从足如正之爲足企之爲危皆是然則止爲趾之古文明矣詩烈祖篇維民所止箋曰止猶居也禮記大學篇在止於至善注曰止猶自處也是止又訓居處亦从足趾之義而引申之有止居之義因有休止之義在倉頡造字時則但以爲足止字而無此展轉相生之義也乃謂武字从止爲取止戈之意豈得其本義哉然則武

字本義謂何曰武舞古同字武即舞字也周禮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五曰興舞論語八佾篇引作興武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獨斷作象武左傳莊十年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燕策秦武陽史記作舞陽皆武舞同字之證舛部舞樂也用足相背从舛無聲重文習曰古文从羽亾聲然則武字从止者足止也猶舞字从舛也从戈者象執干戚也猶古文習字从羽也从羽之習其文舞乎从戈之武其武舞乎因而引申之以為武勇字釋名釋言語曰武舞也征伐行動如物鼓舞也雖取同聲字相訓全書體例皆然而不知適得

其本義矣武从止木足止字故亦訓迹爾雅釋武迹也大雅下武篇生民篇周頌武篇毛傳竝曰武迹也謂止戈為武則訓迹之武不可通矣國語周語曰不過步武尺寸之間韋昭注曰賈君以半步為武步武二字竝从止皆足止之止也然則楚莊所說雖為美談而非古訓矣

戲

說文戈部戲三旬之偏也一曰兵也从戈虛聲樾謂許君二說皆于古訓無徵史漢有云戲下者侶于前說為近然戲下者麾下也實為摩之段字而非戲之本義以

旌旗字不當从戈也今按戲者角力也國語晉語曰少
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韋昭注曰戲
角力也此乃其本義也晉語又曰夷吾之少也不好弄
戲不過所復僖九年左傳曰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過
外傳之戲卽內傳之鬪字異義同是故戲猶鬪也鬪之
本字許書作鬥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鬥之形然則戲
字从戈之義可知矣太平御覽引說文一曰相弄也戲
弄義實从角力而引申之蓋角力非真相賊害也又因
戲弄而爲戲謔去从戈之義益遠非韋昭之注則戲字
之義終晦矣

我

說文我部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从戈从手手
或說古𠄎字一曰古殺字樾謂許君說此字以施身自
謂爲本義失之矣印台朕陽之類皆發聲之詞古人以
之自謂取其聲非取其義也我字當以頃頓爲本義其
字从戈从古文𠄎今𠄎篆下有古文物無古文手然我
字古文作彘卽从古文物而省則手亦𠄎之古文明矣
許書收物而不收手是其小失也書曰稱爾戈立爾矛
矛長故言立戈稍短故言稱稱者舉也舉戈於手其勢
不能不頃頓故我字从戈从𠄎會意象舉戈者之𠄎下

故為頃頓義因而人之頃頓者从人作俄人部俄行頃也馬之頃頓者从馬作駮馬部駮馬搖頭也搖頭亦頃頓意也凡此皆其孳乳之字也許君於義篆下出義字曰墨翟書从羊弗王氏引之曰弗當作肆卽古文我字周晉姜鼎我字作肆是其證然則我字古文有作肆者蓋象兩戈并舉之形其中作日者象兩戈秘也其兩旁屈曲者戈為句兵故象其形也兩戈并舉則頃頓之勢更甚矣故觀古文作肆而我字之義益明矣

𪔐

說文亾部𪔐亾也从亾𪔐聲𪔐謂亾與𪔐一聲之轉故

𪔐从𪔐聲而古文作𪔐則亾聲也𪔐从𪔐聲而古文作𪔐則亾聲也𪔐字从亾而又以𪔐為聲𪔐不合六書之旨竊謂古有無字止作亾亾者逃也有者復也逃謂之亾復謂之有義正相承其說已詳有字下矣經典多以𪔐為亾蓋以聲近而相段借古之經師遇𪔐字或注亾字於下以明𪔐之當為亾而漢世傳經者誤合之豕成𪔐字鄭康成注禮記祭義篇合見閒為𪔐字卽其例也𪔐字亦古文所無故不見於許書蓋祭義本作見以俠𪔐段見為閒古或注閒字於下以明段借而後人豕兩存之而鄭君又誤合之耳𪔐亦𪔐字之類也許書从𪔐

得聲之字玉部有璵艸部有蕪艸部有蕪目部有瞶肉部有瞶舛部有蹠邑部有鄴巾部有幪广部有廉心部有憊水部有灑手部有灑女部有嫫官部有嫫其字皆从嫫而無一从蹠之字然則蹠非古字益明矣

縿 簦

說文糸部縿參縿也从糸差聲樾謂此篆說解蓋有奪誤當云縿絲參差也與齒部龔齒參差从齒差聲義正一律因奪絲字又涉正篆縿字誤參差爲參縿豕若凡參差字皆當作參縿者失許君指矣集韻類篇竝引說文參縿也謂絲亂兒其所據本已誤而謂絲亂兒四字

則今本所無疑後人增益韻會于參下引說文竟云參差絲亂兒則失之矣參差本雙聲字許書用參差者如龔篆下及竹部簫篆下參差管樂竝作參差惟木部樛木長兒許曰樛差苻菜蓋古或段樛爲參許君引詩以明段借耳如謂參當爲樛差當爲縿豈許意哉竹部簦差也从竹參聲此篆說解亦有奪誤當云簦竹參差也與龔爲齒參參縿爲絲參差一律如今本則訓簦爲差於義既未足若連篆文讀之以參差也三字爲句又疑於凡參差字皆當作簦差者更失之矣

圭

說文土部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對諸侯从重土會意重文珪曰古文从玉槌謂圭从重土於義無取段注曰土其土也則迂曲甚矣且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周禮所謂以玉作六器也璧琮璪琥璜皆隸玉部則圭字亦宜从古文作珪爲形聲字乃別製从重土之圭爲會意字何也許君於此字始失之矣今按圭者卦之古文也圭之爲卦猶兆之爲剝也卜部剝灼龜坼也古文作兆蓋卦剝字古止作圭兆其从卜者後人所加耳兆乃象形字則圭亦象形字古人之

筮必畫地以識爻儀禮士冠禮卦者在左注曰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少牢饋食禮卦以水注曰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于板然則古字作圭者其下之一象地也其上之十一縱一橫象畫之形也土上又作土者象畫內卦又畫外卦也蓋與兆竝爲象形字而非會意字因經傳多段圭爲珪圭之本義爲段義所啟乃从卜作卦以別之許君不能是正沿譌至今宜刪土部之圭而於卜部卦下出古文圭與剝下古文兆一律至珪字則从玉圭聲改隸玉部斯兩得之矣漢書律厯志注曰六十四黍爲圭意者六十四黍適與六十四卦之

數合故卽借其名以名之而曰圭歟然則圭璧之圭非其本字而圭撮之圭或轉其本字矣

畜

說文田部畜田畜也淮南王曰立田爲畜重文蓄曰魯郊禮畜从茲茲益也段氏玉裁改蓄爲蓄曰艸部茲艸木多益也古文本从茲小篆省其半而淮南王乃仍爲立字矣樾謂段正蓄爲蓄是也然艸部更有蓄字从艸畜聲畜字古文旣作蓄而蓄又从艸則古文當作蓄其籀文从艸則又當作蓄不成字矣今按畜蓄一字也古文止作蓄从田从茲會意小篆省作畜而後人誤仍

爲从立乃有立田爲畜之說因有从艸畜聲之蓄許君不能是正隸蓄字艸部訓爲積也隸音字田部訓爲田畜也其實一義耳田畜者田中所積也一切經音義曰蓄古文稽同是蓄字有从禾者則蓄亦田畜可知矣周易小畜大畜釋文竝曰畜本作蓄此畜蓄同字之證

場

說文田部場不生也从田易聲樾謂場字从艸作藪則爲艸茂艸部藪艸茂也是也然則場訓不生始未得矣今按場者場之或體也从土从田其義不異削子天瑞篇易无形疇釋文曰淮南子作形埒說文有埒無疇疇

卽埒之或體也詩東山篇町疇鹿場釋文曰町本作圻
說文有町無圻圻卽町之或體也玉篇土部有圻疇字
田部有町疇字土部有壇域字田部有疇域字並其證
也說文土部場祭神道也一曰田不耕一曰治穀田也
疑古書場字或从田作場因有田不耕及治穀田之說
田不耕則當治其義侶相反而實相生艸部之𦵏从艸
从𦵏卽从田不耕取義蓋田不耕故艸茂形聲而兼會
意也今分場𦵏爲二義而曰𦵏不生也則𦵏字从𦵏無
意矣或非許書之舊

錄

說文金部錄金色也从金彖聲樾謂錄爲金色於古無
徵許君蓋依綠字說之綠从系爲帛青黃色故錄从金
爲金色金之色亦在青黃之間也然恐非字之本義今
按錄者彖之或體也彖部彖刻木彖彖也刻本必用刀
故或从金周官職幣曰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杜子春曰
定其錄籍也隱十年公羊傳曰春秋錄內而略外蓋古
人文字箸在方策故謂之錄卽从刻木之義而引申之
也其字或作策作籒廣雅釋器曰策籒籒也策籒並籒
之或體古以聲同而假借耳許書籒策下重文有策無
籒其實一字也策从竹从彖籒从竹从錄策籒同字則

彖錄亦同字矣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曰朕秉錄御天注曰錄與錄同今圖錄字皆作錄不作彖蓋由錄行而彖廢故錄行而彖廢也錄與慮古音相近故錄因亦謂之慮囚金部鑪錯銅鐵也从金慮聲錯銅鐵謂之鑪刻木謂之錄蓋聲近而義可通矣

干

說文干部干平也象二千對構上平也樾謂此非許君原文也二千對構未知干爲何物段注謂干爲竿之省然干字从反人从一篆體作干今干字上平其非干字明矣謂从竿省非也竊嘗以許書分部次第求之許書

十四卷土部之後繼以垚墓二部皆冢土部而次之又繼以田畺黃男四部則冢里字从田而次之又繼以力彡二部則冢男字从力而次之至十五卷首列金部則與田部力部均不相冢仍遠冢土部而次之故曰金五色金也生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此金部冢土部之明證也金部後卽繼以干部則亦冢土部而次之可知矣土部曰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一物出形也土字之一象物出之形今作干則一在二下尙未上出故其義爲平从二千作干者平之意也从二千乃得平意猶垚爲高崑必从三土乃得

高意也木部棊下重文棊曰篆文从干是干字籀作𠄎
下有二歧象艸木根在土下其形顯然矣

輔

說文輔篆說解大小徐本不同鉉本輔篆在部末轟篆
上曰輔人頰車也从車甫聲此乃面部輔篆之義非車
部輔篆之義也錯本輔篆在轆轤二字之間曰輔春秋
傳曰輔車相依从車甫聲人頰車也段氏玉裁从小徐
本謂許書有不言其義徑舉經傳者如計下云詞之計
矣鶴下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艸下云色艸如也絢下
云詩云紫以為絢兮是也此引春秋傳不言輔義義已

具于傳文矣人頰車也四字淺人妄增當刪越謂段說
是矣然輔者何物古言車制甚詳輔之制何以未聞乎
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曰為車不言作
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
於輻以防輔車也此亦臆說未足為據今按革部轉車
下索也从革專聲竊疑輔轉古同字專从甫得聲故甫
聲專聲義每相通儀禮既夕篇曰賻之言補也廣雅釋
言曰捕搏也釋名釋飲食曰脯搏也並其例矣輔从甫
而轉从專專聲即甫聲也猶逋之籀文作逋捕聲即甫
聲也輔之或體作釜釜聲即甫聲也輔為車下索故為

可解脫之物詩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傳曰員益也
其實員者旋也古員云同字下章昏姻孔云傳曰云旋
也蓋云卽雲之古文象雲回轉形故得訓旋員于爾輻
者旋繞于其輻也然則輔爲車下索無疑矣今定輔轉
爲一字輔爲車下索故从車而其質則革也因又變爲
从革之轉猶𨮒爲鏡屬故从鬲而其質則金也因又變
爲从金之釜也釋名釋車曰轉縛也在車下與輿相連
縛也此卽輔車相依之義矣

官

說文自部官吏事君也从宀从自自猶眾也此與師同

意樾謂宀者交覆深屋也吏事君者何取而从宀許君
說此字始未得其本義矣今按官者館之古文也以宀
覆自正合館舍之義食部館舍也从食官聲此乃後出
字古字止作官禮記曲禮篇在官言官注曰官謂版圖
文書之處玉藻篇在官不俟屨注曰官謂朝廷治事處
也官字皆卽館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
本作館蓋官古字館今字也儀禮士喪禮管人汲注曰
管人有司主館舍者釋文曰管如字劉又音官所以音
官者正以其主館舍故讀管爲官官館一也孟子庶人
在官者卽是庶人在館者原館之始正爲庶人在官者

而設彼皆從田閒來若無以舍之何以從事於公平因
而吏事君者卽謂之官猶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
莽之臣以其所在而名之也引申義行而本義轉爲所
斂乃更製館字以爲館舍字館所以从食者以庶人在
官者皆得食祿也相沿至今凡仕者猶謂之官而莫知
其本爲館舍字矣漢書賈誼傳學者所學之官也文翁
傳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竝以官爲館漢書多古字故
也許書每字必箸其本義而分官館爲二字似爲失之
且旣云與師同意師字不隸自部而隸巾部則官字何
以不隸巾部而隸自部乎

阨

說文自部阨高也从自允聲一曰石也樾謂此卽陵之
古文也陵篆說解曰隋高也从自夂聲夂字本从允聲
則夂聲卽允聲矣字又作峻作陵山部曰陵高也从山
陵聲重文峻曰陵或省實則皆阨之變體也蓋阨變爲
陵而陵之从自者又變而从山則爲峻玉篇曰陵亦作
峻是也陵之爲峻猶阨之爲阨耳於是又合从自从山
者而爲一字則爲陵矣蓋有阨而後有陵有陵而後有
峻有陵峻而後有陵孳乳寔多非古字也許君分阨陵
各爲正篆而山部峻陵二字反以峻爲陵之或體胥失

之矣阼下一曰石也四字疑當作一曰磊也阼篆後次以陴篆其說解卽曰磊也蓋冢阼之又一義而次之石乃磊之壞字耳石部磊眾石兒則亦有高意矣

甲

說文甲部甲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元和朱氏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曰十榦皆託名標識字非其本義甲鎧也象戴甲于首之形周禮夏官司甲次於弁師之後知古先有護首之甲後製護身之甲因復名甲爲冑樾謂朱氏謂十榦皆託名標識其說是也至以甲爲鎧則猶非本義古書多以甲冑連文護身者爲

甲而護首者爲冑說文曰部冑兜鍪也如朱氏說則甲亦兜鍪也兩字不且無別乎然則甲之本義謂何曰鱗甲字其本義也大戴禮易本命篇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是甲蟲以龜爲主故甲字卽象龜形其上作冑與龜字頭同其中作一者象其肩也許君於龜篆下所謂廣肩是也其下作一者象其尾也古文作命者其上之人正象甲形小篆从古文而省耳因而引申之艸木之皮亦謂之甲文選蜀都賦百里甲宅李善引周易鄭注云皮曰甲根曰宅是也於是人之被以自衛者亦名爲甲相沿既久而被甲之士亦僭甲矣其始皆

起於鱗甲之甲古人制器各有所象戰士被甲自衛正
取象於有甲之蟲故古人以甲蟲爲兵兆也夫麟鳳龜
龍謂之四靈羽毛鱗甲各自爲族羽毛鱗皆有本字何
以甲獨無本字乎蓋由榦枝義盛行許君泥於師說失
其本義朱氏出而訂正之不可謂非卓見也而說甲字
猶未得其義故具論之

丙

說文丙部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
从一入口一者陽也樾謂許君以榦枝字皆其本義故
多附會然其云从一入口一者陽也此八字塙乎不易

蓋丙者炳之古文也火部炳明也从火丙聲其字俗又
作炳廣雅釋詁炳明也炳炳皆後出字因其訓明故或
从火或从日耳古字當止作丙說文不收炳字而收炳
字由許君以丙爲十榦字而不知卽炳字也古人居窳
穴皆開其上以取明因有中雷之名丙之爲字其上作
一其下作口其中作入陽氣入乎所冒之中正窳穴上
受天光之象故其義爲明禮記月令篇其日丙丁鄭注
曰丙之言炳也釋名釋天廣雅釋言竝曰丙炳也蓋以
今字釋古字訓詁之例亦往往有之其實丙卽炳字許
君以炳然釋丙而不知丙炳同字是其所蔽也朱氏駿

聲因汗簡炳有作焮者豕逆裁之或體作灾者於丙篆
之下而訓丙爲裁此乃異說未之敢信

子 子

說文了部子無右臂也从了乚象形子無左臂也从了
丿象形槌謂人之無左右臂者亦甚尠見古人必特製
此二字何歟許君卽以字形爲說未得製字之本意今
按子子皆兵器也子之爲兵器雖無可考而子之爲兵
器則甚著莊四年左傳授師子焉以伐隨考工記戈人
爲戈鄭注曰戈今句了戟也字亦作釘廣雅釋器子與
釘並訓爲戟實一字也其字从了篆體作乃到也

部曰鉤逆者謂之𠃉然則鉤順者謂之𠃊矣了爲句
兵故从之了字从到𠃉猶戊字从反𠃉也了部當與𠃉
部相次而許君誤次之子部之後曰了炮也从子無臂
象形按九部炮行脛相交也不言無臂可證其非矣今
訂正了爲到𠃉卽次𠃉部之後而子子二篆之義因之
亦明矣

辰

說文辰部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
生从乙乚象芒達厂聲也辰房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
上也槌謂許說此篆籀而無當由誤以榦枝字皆其本

義故曲爲之說如此今按辰與辰同字尸部辰伏見一
曰屋宇也此卽辰之後出字辰从尸象人之形尸卽橫
書丌字與后字卮字从尸者正同其下蓋从丌丌部曰
丌不見也象離蔽之形人伏則離蔽而不見辰字篆體
作屈从尸从丌故其義爲伏也僖五年左傳曰丙之晨
龍尾伏辰杜注曰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
見然則日月所會爲辰正取義於伏說文會部鬻篆曰
日月合宿爲鬻蓋日月所會其星伏不見故从會从辰
會意不然則鬻字从辰何意乎辱字亦从辰許君謂失
耕時尤爲齒說今按辱字从辰从寸寸卽又也如交字

籀文从寸是矣又者右手也人以手自離蔽辱之象也
古文辰作辰其上之尸卽尸之省猶古文辰字小篆省
作反也辰乃俗字旣从尸又从尸竝卽丌字之變體也
複矣又以其从尸與屋字同而訓爲屋字則與宸同義
然以許書列字次第求之殆非也據天官書免星有七
名一曰辰星古免俛同字漢書陳勝項籍傳注曰免字
或作俛是也冕字从免釋名釋首飾曰冕猶俛也然則
免謂之辰猶俛謂之辰辰之爲伏又一證矣

兒笞錄四

其書之氣韻神清之氣氣之靈妙又一靈矣
 更非外景也其字及於神台神首輪曰靈首也然則
 各一曰氣呈古於神同字與書與神與神曰氣字
 然以信書四字來之故非也對天有書與神首
 更矣又以其人與氣神同而應為靈字與與同義
 其文也其氣與神同而應為靈字與與同義
 其文也其氣與神同而應為靈字與與同義
 其文也其氣與神同而應為靈字與與同義

讀書餘錄一

第一樓叢書之七

德清俞樾

內經素問 四十八條

上古天真論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
 長而敦敏成而登天樾謹按成而登天謂登天位也易
 明夷傳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可說此經登天之義故
 下文即云迺問於天師迺者承上之詞見黃帝既登為
 帝乃發此問也王冰注白日升天之說初非經意
 食飲有節起居有常宋高保衡林億等新校正本引全
 元起注云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樾謹按經文本作

食飲有節起居有度故釋之曰有常節有常度若如今本則與全氏注不合矣且上文云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此文度字本與數字爲韻今作有常則失其韻矣蓋卽因全氏注文有常字而誤入正文遂奪去度字

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新校正云甲乙經耗作好槪謹按作好者是也好與欲義相近孟子離婁篇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爲所非韓詩外傳作好利是好卽欲也以欲竭其情以好散其真兩句文異而義同今作以耗散其真則語意不倫矣王注曰樂色曰欲輕用曰耗是其所據本已誤

也

太衝脈盛新校正云全元起注及太素甲乙經俱作伏衝下太衝同槪謹按漢人書太字或作伏漢太尉公墓中畫象有伏尉公字隸續云字書有伏字與大同音此碑所云伏尉公蓋是用伏爲大卽大尉公也然則全本及太素甲乙經當作伏衝卽太衝也後人不識伏字加點作伏遂成異字恐學者疑惑故具論之

四氣調神大論使氣亟奪槪謹按奪卽今脫字王注以迫奪說之非是

養化之一

二

因名山升中于天鄭注曰名猶大也王注以名果珍木說之未得名字之義

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王注曰焦謂上焦也太陰行氣主化上焦故肺氣不收上焦滿也越謹按此注非也經言焦不言上安得臆決爲上焦乎焦卽焦灼之焦禮記問喪篇乾肝焦肺是其義也

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越謹按獨當爲濁字之誤也腎氣言濁猶上文肺氣言焦矣新校正云獨沈太素作沈濁其文雖到而字正作濁可據以訂正今本獨字之誤

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王注曰愚者性守於迷故佩服而已越謹按王注非也佩當爲倍釋名釋衣服曰佩倍也荀子大略篇一佩易之楊倞注曰佩或爲倍是佩與倍聲近義通倍猶背也昭二十六年左傳倍奸齊盟孟子滕文公篇師死而遂倍之倍並與背同聖人行之愚者倍之謂聖人行道而愚民倍道也下文云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曰從曰逆正分承聖人愚者而言行之故從倍之故逆也王注泥本字爲說未達段借之旨

生氣通天論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

王注曰外布九州而內應九竅故云九州九竅也樾謹按九竅與九州初不相應如王氏說將耳目口鼻各應一州能晰言之乎今按九竅二字實爲衍文九州卽九竅也爾雅釋獸篇白州驪郭注曰州竅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郭注曰川竅也川卽州字之誤是古謂竅爲州此云九州不必更言九竅九竅二字疑卽古注之誤入正文者味王注云云似舊有九州九竅也之說而王氏申說之如此此卽可推其致誤之由矣六節藏象論與此同誤

故聖人傳精神王注曰夫精神可傳惟聖人得道者乃

能爾樾謹按王注非也傳讀爲搏聚也搏聚其精神卽上古天真論所謂精神不散也管子內業篇搏氣如神萬物備存尹知章注搏謂結聚也與此文語意相近作傳者古字通用

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樾謹按張字之上奪筋字筋張精絕兩文相對今奪筋字則義不明王注曰筋脈臏張精氣竭絕是其所據本未奪也

高粱之變足生大丁王注曰所以丁生於足者四支爲諸陽之本也樾謹按王注非也如其說則手亦可生何必足乎新校正云丁生之處不常於足蓋謂膏粱之變

饒生大丁非偏著足也是以足爲饒足之足義亦迂曲
足疑是字之誤上云乃生瘞拂此云是生大丁語意一
律是誤爲足於是語詞而釋以實義遂滋曲說矣
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樾謹按上文云是故陽因而上
衛外者也下文云陽者衛外而爲固也是陽氣固主外
然云一日而主外則義不可通主外疑生死二字之誤
下文云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
氣門乃閉雖言生不言死然既有生卽有死陽氣生於
平旦則是日西氣虛之後已爲死氣也故云陽氣者一
日而生死生與主死與外並形似而誤

味遊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王注曰央久也辛性潤
澤散養於筋故令筋緩脈潤精神長久何者辛補肝也
新校正云按此論味過所傷難作精神長久之解央乃
殃也古文通用樾謹按王注固非校正謂是殃字義亦
未安央者盡也楚辭離騷時亦猶其未央兮王逸注曰
央盡也九歌爛昭昭兮未央注曰央已也已與盡同義
精神乃央言精神乃盡也

陰陽應象大論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樾謹按里當爲理
詩樸棫篇鄭箋云理之爲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紀者
理也是紀與理同義天言紀地言理其實一也禮記月

令篇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亦以理與紀對言下文云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以後證前知此文本作地有五理也王注曰五行爲生育之井里以井里說里字迂曲甚矣

陰陽離合論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越謹按則當爲財荀子勸學篇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楊倞注曰則當爲財與纔同是其例也財出地者猶纔出地者言始出地也與上文未出地者相對蓋既出地則純乎陽矣惟財出地者乃命之曰陰中之陽也

厥陰根起於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越謹按既曰陰之絕陽又曰陰之絕陰義不可通據上文太陽陽明並曰陰中之陽則太陰厥陰應並言陰中之陰疑此文本作厥陰根起於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中之陰蓋以其兩陰相合有陰無陽故爲陰之絕陽而名之曰陰中之陰也兩文相涉因而致誤

陰陽別論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越謹按忌當作起字之誤也上文云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玉樞真藏論作別於陽者知病從來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來字與期字爲韻則處也二字似誤此云知病起時猶彼云知病從來也蓋別

於陽則能知所原起別於陰則能知所終極故云爾忌與起隸體相似因而致誤

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王注曰隱曲謂隱蔽委曲之事也夫腸胃發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則男子少精是以隱蔽委曲之事不能爲也樾謹按王氏此注有四失焉本文但言女子不月不言男子少精增益其文其失一也本文先言不得隱曲後言女子不月乃增出男子少精而以不得隱曲總承男女而言使經文到置其失二也女子不月旣著其文又申以不

得隱曲之言而男子少精必待注家補出使經文詳略失宜其失三也上古天真論曰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是男子之精與女子月事並由腎氣少精與不月應是同病乃以女子不月屬之心而以男子少精屬之脾其失四也今按下文云三陰三陽俱搏心腹滿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注云隱曲謂便寫也然則不得隱曲謂不得便寫王注前後不照當以後注爲長便寫謂之隱曲蓋古語如此襄十五年左傳師慧過宋朝私焉杜注曰私小便便寫謂之隱曲猶小便謂之私矣不得隱曲爲一病女子不月爲

一病二者不得并爲一談不得隱曲從下注訓爲不得
便寫正與脾病相應矣
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樾
謹按下文云肝之心謂之生陽心之肺謂之死陰故王
注於死陰之屬曰火乘金也於生陽之屬曰木乘火也
是死陰生陽名雖有生死之分而實則皆死徵也故一
日不過三日而死一日不過四日而死新校正云別本
作四日而生全元起注本作四日而已俱通詳上下文
義作死者非此新校之謬說蓋全本作四日而已者已
乃亡字之誤別本作生者淺人不察文義以爲死陰言

死生陽立言生故臆改之也新校以死字爲非必以生
字爲是大失厥旨矣

靈蘭秘典論消者瞿瞿孰知其要新校正云太素作肖
者濯濯樾謹按大素是也濯與要爲韻今作瞿失其韻
矣氣交變大論亦有此文濯亦誤作瞿而消字正作肖
足證古本與大素同也

六節藏象論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新校正云全元起
本并太素作神之處樾謹按處字是也下文云魄之處
精之處又云魂之居營之居並以居處言故知變字誤
矣

此為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并甲乙經大素作陰中之少陽越謹按此言肝藏也據金匱真言論曰陰中之陽肝也則此文自宜作陰中之少陽於義方合王氏據誤本作注而以少陽居陽位說之非是

五藏生成論疑於脈者為泣王注曰泣為血行不利越謹按字書泣字並無此義泣疑互字之誤玉篇水部互胡故切閉塞也互字右旁之互誤而為立因改為立而成泣字矣上文云是故多食鹽則脈凝泣而變色泣亦互字之誤王氏不注於前而注於後或其作注時此文

互字猶未誤故以血行不利說之正互字之義也湯液醪醴論榮泣衛除八正神明論人血凝泣泣字並當作互

徇蒙招尤王注曰徇疾也蒙不明也言目暴疾而不明招謂掉也掉掉不定尤甚也目疾不明首掉尤甚謂暴疾也越謹按王氏說招尤之義甚為迂曲殆失其旨今亦未詳其說徇蒙之義則固不然新校正云蓋謂目瞼睛動疾數而蒙暗也此仍無以易乎王注之說今按徇者眴之段字蒙者矇之段字說文目部眴目搖也或作眴矇童蒙也一日不明也是眴矇竝為目疾于義甚顯

注家泥徇之本義而訓爲疾斯多曲說矣
異法方宜論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
按陽之所盛處也當作盛陽之所處也傳寫錯之
其民嗜酸而食胙越謹按胙卽腐字故王注曰言其所
食不芳香新校正曰全元起云食魚也食魚不得謂之
食胙全說非

移情變氣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越謹按說文示部禱
祝禱也是字本作禱玉篇曰神恥雷切古文禱是字又
作禱此作由者卽神之省也王注曰无假毒藥祝說病
由此固望文生訓新校正引全注云祝由南方神則以

由爲融之段字由融雙聲證以昭五年左傳蹶由韓子
說林作蹶融則古字本通然祝融而已文不成義若然
則以本草治病卽謂之神農乎全說亦非

湯液醪醴論歧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
鍼艾治其外也越謹按齊當讀爲資資用也言必用毒
藥及鑱石鍼艾以攻治其內外也考工記或通四方之
珍異以資之注曰故書資作齊是資齊古字通

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新校正云全元起本
云精神進志意定故病可愈太素云精神越志氣散故
病不可愈越謹按此當以全本爲長試連上文讀之帝

叢七之一
十
曰何謂神不使歧伯曰鍼石道也精神進志氣定故病可愈蓋精神進志意定即鍼石之道所謂神也若如今本則鍼石之道尙未申說而即言病不可愈之故失之不倫矣又試連下文讀之精神進志意定故病可愈今精壞神去營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營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病不愈句正與病可愈句反復相明若如今本則上已言不可愈下又言不愈文義複矣且中間何必以今字作轉乎此可知王氏所據本之誤太素本失與王同
去宛陳莖新校正云太素莖作莖樾謹按王注云去宛

陳莖謂去積久之水物猶如草莖之不可久留於身中也全本作草莖然則王所據本亦是莖字故以草莖釋之而又引全本之作莖者以見異字也今作莖則與注不合矣高保衡等失於校正

玉版論要著之玉版命曰合玉機樾謹按合字即命字之誤而衍者玉機眞藏論曰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讀之名曰玉機正無合字王氏不據以訂正而曲爲之說失之

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容作容樾謹按王注曰容色者他氣也如肝木部內見赤黃

白黑色皆為他氣也然則王所據本亦是客字故以他氣釋之他氣謂非本部之氣所謂客也今作容誤高保衡等失於校正

脈要精微論渾渾草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絲絲其去如弦絕死新校正云甲乙經及脈經作渾渾草草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綽綽其去如弦絕者死越謹按王本有奪誤當依甲乙經及脈經訂正惟病進而色義不可通色乃絕之壞字言待其病進而後絕也至如涌泉者一時未即死病進而後絕去如絕弦則即死矣兩者不同故分別言之

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王注曰五氣之精華上見為五色變化於精明之閒也越謹按王注殊誤精明五色本是二事精明以目言五色以顏色言蓋人之目與顏色皆足以決人之生死下文曰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鶩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裏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五色精微象見矣其壽不久也此承五色言之以人之顏色決生死也又曰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短長以長為短以白為黑如是則精衰矣此承精明言之以人之目決生死也王氏不解此節之義故注

下文精明一節云誠其誤也不知此文是示人決生死之法非誠庸工之誤也失經旨甚矣
 反四時者有餘為精不足為消王注曰諸有餘皆為邪氣勝精也越謹按邪氣勝精豈得但謂之精王注非也精之言甚也呂氏春秋勿躬篇自蔽之精者也至忠篇乃自伐之精者高誘注竝訓精為甚有餘為精言諸有餘者皆為過甚耳王注未達古語
 生之有度四時為宜新校正云太素宜作數越謹按作數者是也度與數為韻
 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新校正云

甲乙經易作溢越謹按王本亦當作溢其注云以水飲滿溢故滲溢易而入肌皮腸胃之外也此易字無義蓋正文誤溢為易故後人於注中妄增易字耳非王本之舊
 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胥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新校正云甲乙經上而不下作下而不上下而不上作上而不下越謹按甲乙經是也上文云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是外之而不外內之而不內皆為有病然則此文亦當言上之而不上下之而不下方與上文一例若如今

本推而上之上而不下推而下之下而不上則固其所耳又何病焉且陽升陰降推而上之而不上則陰氣太過故瞽足爲之清推而下之而不下則陽氣太過故頭項爲之痛王氏據誤本作注曲爲之說殆失之矣又按清當爲清說文欠部清寒也故王注云腰足冷平人氣象論死心脈來前曲後居樾謹按居者直也言前曲而後直也釋名釋衣服曰裾倨也倨倨然直居與倨通王注曰居不動也失之

玉機真象論冬脈如營王注曰脈沈而深如營動也樾謹按深沈與營動義不相應據下文其氣來沈以搏王

注以沈而搏擊於手釋之營動之義或取於此然新校正云甲乙經搏字爲濡濡古軟字乃冬脈之平調若沈而搏擊於手則冬脈之太過脈也當從甲乙經濡字然則經文搏字本是誤文不得據以爲說今按營之言回繞也詩齊譜正義曰水所營繞故曰營丘漢書吳王濞傳劉向傳注並曰營謂回繞之也字亦通作縈詩樛木篇傳曰縈旋也旋亦回繞之義冬脈深沈狀若回繞故如營

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樾謹按兩言其所生則無別矣疑下句衍

其字其所生者其子也所生者其母也藏氣法時論失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於所生而持王注解其所生口謂至已所生也解所生日謂至生己之氣也一日其所生一日所生分別言之此亦當同矣

寶命全形論歧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新校正云按太素云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

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三字與此經不同而注意大異楊上善云言欲知病微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泄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弦將絕葉落知陳木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微以比聲噦識病深之候人有聲噦同三譬者是爲府壞之候中府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再詳上善作此等注義方與黃帝上下問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鹹器津義雖淵微至於注弦絕音嘶木敷葉發殊不與帝問相協考之不若楊義之得

多也。越謹按楊上善注以上三句譬下一句義殊切當。木敷葉發亦當從彼作木。陳葉落本是喻其衰壞。自以陳落爲宐也。惟人有此三者句尙未得解。經云有此三者不云同。此三者何得以同。三譬說之疑。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十字當在。人有此三者之上。絕皮一也。傷骨二也。血氣爭黑三也。所謂三者也。病深而至於聲噦。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文義。甚明傳寫顛倒。遂失其義。又按太素與此經止陳落二字不同。而新校正云三字者蓋其音嘶敗。王本作其音嘶噎。故注云陰囊津泄而脈絃絕。

者診當言音嘶噎。敗易舊聲。爾又曰肺主音聲。故言音嘶噎。皆以嘶噎連文。是其所據經文必作嘶噎。不作嘶敗。與太素不同。故得有三字之異也。

八正神明論。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虛。越謹按上云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又云月生無寫。並言月不言日。且日亦不當言生也。日疑日字之誤。

四時者所以分春夏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越謹按調下衍之也。二字本作四時者所以分春夏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今衍之也。二字文義隔絕。

叢七之一
六
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樾謹按慧然在前本作卒然在前據注云慧然在前按之不得言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逢之不可爲之期準也離合眞邪論曰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過其路此其義也注中兩卒然字正釋經文卒然在前之義因經文誤作慧然遂改注文亦作慧然在前非王氏之舊也尋經文所以致誤者蓋涉下文慧然獨悟口弗能言而誤王於下文注曰慧然謂清爽也則知此文之不作慧然矣不然何不注於前而注於後乎
離合眞邪論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

樾謹按不可挂以髮者六字衍文寫字乃焉字之誤本作待邪之至時而發鍼焉矣蓋繼承上文而結之上文一則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一則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此則總結之曰待邪之至時而發鍼焉矣正對黃帝候氣奈何之問今衍此六字蓋涉下文而誤下文云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今誤入此文義不可通又據上文雖是言寫然發鍼寫矣殊苦不詞蓋寫與焉形似而誤耳

鬼谷子 五十五條

擗闔篇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樾謹按仁義二

字與賢不肖智愚勇怯不一律蓋衍文也陶宏景注曰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擗而同之不肖者可闔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各盡其力是其所據本無仁義二字也

審定有無以其實虛樾謹按以與古通用儀禮鄉射禮各以其耦進鄭注曰今文以爲與是也以其實虛卽與其實虛秦氏恩復校曰一本以作與則非古字矣貴得其指樾謹按貴字乃實字之誤上云以求其實此云實得其指兩文相承陶注但曰實情旣得而不解貴

字其所據本末誤也

審明其計謀樾謹按此本作明審其計謀故注云必明審其計謀以原其同異卽依正文爲說也上文審察其所先後注云故審察其所宜先者先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又曰審定有無注云必審定材術之有無是注文皆依正文爲說正文言審察注亦言審察正文言審定注亦言審定若此文是審明注何以到其文而爲明審乎

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樾謹按反出反忤四字衍文也此文當讀至萬物絕句四

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覆必由此矣其文甚明寫者
衍反出反忤四字陶氏遂於橫字絕句反出反覆反忤
竝列爲三義雖曲爲之說不可通矣

俾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樾謹按大
字衍文也道之化說之變相對成文注云言事無開闔
則大道不化言說無變故開閉者所以化大道變言說
注中大字乃陶氏加以足句正文本無大字猶言說之
言亦陶氏加以足句正文本無言字也正文大字卽涉
注文而衍

反應篇其有象比以觀其次樾謹按其當作既注云前
事既有象比更當觀其次是其所據本作既有象比
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罝網而取獸也樾謹按釣
語謂人所隱藏不出之言以術釣而出之若孟子所稱
以言餽以不言餽皆是矣此本云其釣語合事得人實
也若張罝網而取獸也蓋謂釣取人之言語合之其人
之行事而得其實猶之乎張罝網而取獸也若字誤作
其字陶氏遂分釋之而其義失矣

見其情隨而牧之樾謹按方言牧察也此牧字當訓察
故下文曰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
陶注訓爲牧養則與下義不合矣下文又曰象而比之

以牧其辭牧其辭卽察其辭也注曰徐徐牧養令其自言斯曲說矣
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景也樾謹按魚字絕句太平御覽引此文云其和也若比目之魚和卽知之異文是古讀於魚字絕句也見形上當補其字御覽所引又有曰其伺言也若聲與響疑古本作其相和也若比目之魚其伺言也若聲之與響也其見形也若光之與景也御覽所引正合古本但節去數虛字耳此本有關文而和字又誤作知陶注遂以我能知己彼須知我解之矣

己不先定牧人不正樾謹按廣韻曰正正當也牧人不正謂伺察人不當也注謂牧人之理不道其正非是蓋由學者止知有牧養之義不知有牧察之義故皆失其解

己審先定以牧人樾謹按此本作己先審定以牧人故注曰己能審定以之牧人也今作己審先定者涉上文己不先定而誤
內捷篇內者進說辭樾謹按內讀爲納故曰內者進說辭以進字釋內字也注謂說辭旣進內結於君未得內字之義此篇名內捷捷卽鍵也周官司門掌授管鍵司

農注曰管謂籥也鍵謂牡然則內鍵者謂納鍵於管中
陶氏解篇名曰言上下之交必內情相得然後結固而
不離殆非其旨

若欲去之因危與之槪謹按危讀爲詭古字詭與危通
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
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竝其證
也文選幽通賦變化故而相詭兮曹大家注曰詭反也
淮南齊俗篇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是詭與反同若欲去
之因詭與之猶反應篇所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也
抵巇篇巇者罅也罅者罅也槪謹按古本巇罅二字當

皆不從山文選蜀都賦劇談戲論劉逵注曰鬼谷先生
書有抵戲篇是巇字古止作戲也戲且不從山罅字從
可知矣

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槪謹按國語魯語曰山川之靈
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故此云
爲天地守神注謂爲天地守其神祀失之

忤合篇因之所多所少槪謹按因字無義據注云所多
所少謂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是多少以政教言則因
字或國字之誤

材質不惠不能用兵槪謹按惠讀爲慧古字通

揣篇是謂權量。越謹按：權量當作量，權上文云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是量權二字不平列不當，倒其文爲權量也。下文云故計國事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權量亦當作量，權方與篇首相應。

情欲必失其變，越謹按：失字無義，疑當作知。知字闕，壞僅存右旁，失字因誤爲失矣。下文曰感動而不知其變者，卽承此文而言。陶氏作注時已誤作失，乃曲爲之說曰：情欲因喜懼而失於文義，殊未安也。

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越謹按：大字衍文也。謀之

本說之法相對爲文，不當有大字。本與大土半相似，每易致誤。漢書董仲舒傳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漢紀武帝紀大作本是其證也。此文本字誤作大，校者旁注本字傳寫因作大本矣。注但曰揣情者乃成謀之本，而無大字是其所據本未衍。

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爲難。越謹按：人莫不奪能先二字據注云故有事於人人莫能先也。又能窮幾盡變故先事而至是其所據本未奪。

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越謹按：美當作變。言蜎飛蠕動之蟲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變也。變美形近而

誤決篇危而美名者秦氏校本曰美一本作變卽其例
矣注曰可以成生事之美是其所據本已誤
摩篇摩之符也槪謹按此本作摩者揣之術也傳寫奪
者揣二字又涉下句內符而誤術爲符耳注曰謂揣知
其情然後以其所欲摩之故摩爲揣之術是其所據本
正作摩者揣之術也當據以訂正太平御覽引此文云
摩者揣之也則又奪術字
說者聽必合乎情槪謹按者衍字上云夫事成必合於
數與此句正相對成文
成而不抱槪謹按抱當爲保釋名釋姿容曰抱保也相

親保也是抱與保義通詩楚茨篇神保是饗箋云保居
也思齊篇無財亦保箋云保猶居也然則成而不保猶
云成而不居注云功成不拘何抱之有不拘卽不居之
誤

權篇佞言者諂而于忠槪謹按于當讀作爲古字通用
儀禮士冠禮宐之于假鄭注曰于猶爲也又聘禮記賄
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爲竝其證也諂而于忠卽諂而
爲忠下文竝同秦氏恩復疑是于字之誤未得古義
所以窺見閒姦邪槪謹按此本作窺閒姦邪閒當讀爲
見窺閒卽窺見也後人因閒爲見之段借旁識見字傳

寫不知而竝存之遂作閒見矣禮記祭義篇見閒以俠
鯀王氏引之曰古見閒同聲故借見爲閒後人因閒爲
見之段借秀識見字傳寫不知而竝存之遂成見閒以
俠鯀說詳經義述聞通說與此正可互證
變易而不危者樾謹按危讀爲詭與內撻篇危與之危
同言變易而不詭譎也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眾口
鑠金言有曲故也樾謹按者字衍文口可以食不可以
言言有諱忌也乃引古人之言而釋之眾口鑠金言有
曲故也亦引古人之言而釋之兩云言有文義一律陶

注曰言者觸忌諱故曰有忌諱也是其所據本已衍者
字矣

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樾謹按此本作終日變而不失
其主與上文終日言不失其類相對注云不亂故不變
是其所據本已衍不字

謀篇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
其偏害者也樾謹按偏害當作偏成下文云同惡而相
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偏害者也彼上言俱
害故下言偏害然則此上言俱成下安言偏成矣今作
偏害卽涉下文而誤

故爲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樾謹按積於弱也下本有爲直者積於曲也一句注曰柔弱勝於剛強故積弱可以爲強大直若曲故積曲可以爲直少則得衆故積不足可以爲有餘是陶氏作注時此句未奪可據補

微而正之樾謹按正本作證故注曰雖恐動之尙不知變者則微有所引據以證之是陶氏所據本作證不作正也俗書每以証字代證字故證誤爲正其身內其言外者疏樾謹按說文夕部外遠也其身內其言外謂其身雖居密邇而其言反涉疏遠也下云其

身外其言深者危謂其身雖在疏遠而其言反甚深切也一見疏一見危職此之故注云身在内而言外泄未達外字之義

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樾謹接近字衍文蓋卽所字之誤而衍者兩字竝從斤故致誤也注云謂其事雖近彼所不欲則其所據本已衍矣

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樾謹按而能二字衍文也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皆蒙智字爲文非以智能竝列也注曰衆人所不能知衆人所不能見智獨能用之所以貴

於智矣其義甚明不當有而能二字

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為之所以自為也見不可擇事而為之所以為人也懋謹按此以見可見不可相對為文不當云見可否也否衍字注云所見可否擇事為之將此自為所見不可擇事而為之將此為人亦猶伯樂教所親相駑駘教所憎相千里馬也否亦衍字

則可與穀遠近之義懋謹按穀當讀為穀爾雅釋詁穀盡也史記秦始皇紀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索隱曰穀音學謂盡也穀遠近之義即盡遠近之義作穀者古字通耳陶注曰穀養也養遠近之人誘於仁義之域也此

未達段借之旨正文言遠近之義不言遠近之人訓穀為養豈可通乎

決篇害至於誘也終無惑懋謹按此言天下禍害之來皆先有以誘之能終不為其惑乃可以言決矣陶注斷終無惑三字屬下節則害至於誘也句文義未足雖曲為之說而不可通

公王大人之事也懋謹按此七字衍文陶注亦不及是其本無此七字

符言篇有主位懋謹按有當為右右主位題目上事也此篇分為九節自安徐正靜至以待傾損為一節題目

右主位自目貴明至則明不可塞爲一節題曰右主明
自德之術至其莫之極歟爲一節題曰右主德自用賞
貴信至而况姦者干君爲一節題曰右主賞自一曰天
之至熒惑之處安在爲一節題曰右主問自心爲九竅
之治至固能久長爲一節題曰右主因自人主不可不
周至不見原也爲一節題曰右主周自一曰長日至莫
不闡變更爲一節題曰右主恭自循名而爲至和生於
當爲一節題曰右主名因皆設有爲右注家遂不得其
解矣此篇亦見管子九守篇有字竝作右可證
聽之術曰勿堅而距之樾謹按堅乃望字之誤疑設望

爲望形與堅似因誤爲堅也管子九守篇作勿望而距
勿望而許可據以訂正句上亦應有勿望而許之五字
空據管子補

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
所不見聞者莫不闡化矣樾謹按此本作用賞貴信用
刑貴必刑賞信必驗於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
莫不闡化矣管子九守篇作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
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闡化矣是
其證也

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樾謹按此以人事

言非言天象也注云熒熒天之法星所居災眚吉凶尤
箸失其旨矣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聖人用之故能賞
之樾謹按此本作君因其所以來因而與之則不勞聖
人因之故能掌之傳寫有奪誤今據管子訂正
家于其無常也樾謹按隸書寂字每作宀孔彙碑芻兮
冥冥老子銘顯虛無之清芻張納功德敘四竟芻謚孫
根碑闔門守芻任伯嗣碑官朝芻靜皆是也此文家于
二字乃芻乎二字之誤管子七守篇正作寂乎其無端
也可爲塙證陶注曰家猶業也羣臣既亂故所業者無

常據誤文而臆爲之說漫無訂正抑何鄙陋之至謂出
隱居之手或未必然

有主恭樾謹按此題日上事也恭字之義與上所言之
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全不相涉恭乃參字之誤
三者皆主乎參稽也管子七守篇正作右主參可證陶
注曰主於恭者在於聰明文思斯曲說矣

循名而爲實安而定樾謹按實安當作按實循名而爲
按實而定相對爲文管子九守篇作按實而定名是其
證

本經陰符篇是以德養五氣樾謹按德得古通用德養

五氣卽得養五氣也其下云五氣得養務在舍神可證
注曰循理有成謂之德五氣各能循理則成功可致故
曰德養五氣也斯曲說矣

欲多志則心散樾謹按秦校云一本無志字當從之注
曰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志是其所據本未衍不能養
氣志乃說心散之義非正文有志字也正文志字卽涉
注文而衍

以變論萬義類說義無窮樾謹按萬義之義衍文也注
曰故雖神道混沌妙物杳冥而能類其萬類之變說無
窮之義也以萬類連文則陶氏所據本未衍義字惟解

變字未得其旨禮記禮運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
曰變當爲辯儀禮鄉飲酒禮眾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
辯受酬鄭注並曰今文辯皆作徧是變辯徧古字通用
此云變論萬類卽徧論萬類也以爲萬類之變失其旨
矣

損兌法靈著樾謹按老子曰塞其兌河上公注兌目也
陶氏卽用以說此兌字而又引莊子心有眼之說謂兌
者以心眼察理損者減損他慮專以心察其說迂曲殆
不可從據下文曰益之損之皆爲之辭疑此文亦當作
損益揲著求數有多有少故曰損益法靈著也下文曰

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兌亦當作益知貴乎博爲學
日益之事故曰益者知之也行貴乎約爲道日損之事
故曰損者行之也若作兌字義皆不可通矣
中經篇謂爻爲之主也槪謹按爻乃交字之誤交讀曰
狡爲讀曰僞竝古通用字也此言狡僞之主其中無守
故可以象貌得之若有守之人不可象貌而得矣陶注
未達段借之旨乃謂用卦爻占而知之殊誤
以道爲形以聽爲容槪謹按聽乃德字之誤道德形容
皆對文
故勝者闢其功勢槪謹按闢乃聞字之誤上云稱勝者

高其功盛其勢此云聞其功勢卽謂彼聞我之功高勢
盛也下云弱者聞哀其負亦承上文弱者哀其負而言
與此正同可以爲證俗書闢字作聞與聞相似因而致
誤耳

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方驗之槪謹按
伎術之人聲譽遠聞故爲稱遠方以驗之陶注讀遠字
絕句則方驗之三字不成句矣

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槪謹按終可以觀本作
終以可觀陶注可證

讀書餘錄一

然以可憐國其可憐
 喜以自其不見之傳錄可人
 除其與大錄之二存不其可也
 其論以人譽譽受問姑錄其
 其心香情我勉勉香照錄之
 題其
 與此五同何心錄錄其善圖
 經心不云願者問其負亦承
 而其後錄其德也云則其良



讀書餘錄二

第一樓叢書之七

德清俞樾

新話二十二條

道基篇莫之効力為用盡情為器樾謹按莫之當作莫
 不蓋言驢騾駱駝犀象瑋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之類
 莫不為我用也下文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
 治情性顯仁義也即承此而言今作莫之則與下意不
 貫矣
 將氣養物樾謹按將亦養也詩桑柔篇天不我將箋云
 將猶養也氣言將物言養文異而義同

直立邪亾道行姦正樾謹按正乃止字之誤道行姦止
相對成文

夫謀事不竝仁義者後必敗樾謹按竝當讀爲傍列子
黃帝篇並流而承之釋文曰史記漢書傍河傍海皆作
並是古竝傍字通用不竝仁義者不傍仁義也謀事不
依傍仁義故後必敗

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樾謹按乾坤八卦互言
之古人屬文自有此體劉琨答盧諶詩宜尼悲獲麟西
狩涕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六
朝時人猶識斯意也

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樾謹按書之所陳非止
敘九族而已乃云書以仁敘九族義不可通忠者臣之
所以事君也故論語稱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乃云
君臣以義制忠義亦不可通疑此文本作九族以仁敘
君臣以義制淺人見上文言春秋言詩而乾坤八卦又
易之事也乃竄入書字以配上文遂作書以仁敘九族
而下句又妄增忠字使句法相稱耳非陸氏之舊
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樾謹按上下文皆以仁義對
言此亦當同乃云以禮升降何歟疑此文本作樂以仁
盡節禮以義升降禮記樂記云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故

樂應言仁禮應言義淺人不達此理以禮樂恒言皆先
禮後樂乃改上句作禮以仁盡節則下句宜作樂以義
升降今乃作樂以禮升降者蓋既以樂字易禮字又誤
以禮字易義字此竄改之迹之未泯者也
德仁爲固仗義而彊樾謹按德當讀爲得古字通用爲
固當作而固字之誤也得仁而固仗義而彊二句一律
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作射而
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
方里爲井古書爲而二字往往混淆蓋由艸書相似而
誤

術事篇聖人貴寬而世人賤眾樾謹按寬字無義疑實
字之誤隸書實字或作實見孫叔敖碑形與寬似因誤
爲寬矣下文舜棄黃金於嶄巖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
之淵皆聖人貴實之事

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
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樾謹按魯下
衍之字至今二字當在政字下本作述齊桓晉文之小
善魯十二公之爲政至今足以知成敗之效

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樾謹按之者字可字
竝衍文本作合善以爲法因世而權行兩句相對成文

而義則相因蓋言合古人之善以為法式又因當世所宜而權度其行也

輔政篇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樾謹按厥速當作速厥厥與蹶通言躁疾者必速顛蹶也

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急促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樾謹按柔懦者一句當在尚勇者一句之下尚勇與柔懦相對溫厚與急促相對傳寫亂之則語意不倫矣惟此四句尚有衍字無可訂正

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樾謹按屈當讀為拙拙與巧正相對成文釋名釋言語曰拙屈也使物否屈

不為用也是拙屈聲近義通宋氏翔鳳疑屈字是不可二字之誤非也

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樾謹按顛當讀為誅不填服之填隱五年穀梁傳誅不填服注曰來服者不復填厭之此云以重顛輕謂以重者填厭輕者也穀梁釋文曰填音田故與顛聲近而得段用

辨惑篇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宋氏翔鳳依子巢本改河為門云穀梁傳亦作門樾謹按穀梁作門新語作河未可據彼以改此河字實非誤文也漢時隸書每以河字作何字童子逢盛碑無可柰河吳仲山碑

感痛奈何皆其證也異河而出即異何而出說文人部何儋也蓋今人所用負荷字古人止作何異何而出謂使一人何其首又使一人何其身則首足異何矣使作首足異荷而出其文即明顯無疑乃古人荷字止作何而漢人書何字又往往作河異河之文讀者不曉萬麻開刻子彙遂據穀梁改作異門明人率臆妄改大率類此宋氏從之誤矣

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樾謹按此引論語與今本不同句末有夫字則已矣夫三字爲句翟氏灝作論語考異引此文不連夫字疏矣按下文云言

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此自說論語吾末如之何之義句首不當用夫字此夫字自屬上讀爲論語之文蓋漢初論語與今本不同猶上文引周易二人同心其義斷金今本周易皆作其利斷金此亦可見漢初古本之異也

慎微篇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樾謹按寬字無義疑寡字之誤

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樾謹按文衍字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詩兩句相對在心

爲志出口爲辭卽承詩而言

資質篇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宋氏翔鳳據羣書治要改不字爲而字樾謹按不字是而字非也此當於卿字絕句上者爲帝王御物下者猶以賜公卿則庶賤固不得而用之矣此正見梗枘豫章之爲天下名木也治要不達此意改不字爲而字殊非其旨宋氏從之誤矣

懷慮篇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樾謹按兼則心惑本作兩兼則心惑與二路者行窮相對成文

本行篇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褌袍不足以禦寒樾謹按弊者補之段字廣雅褌袂也布褌謂布袂也古無褌字或以敝爲之禮記緇衣篇苟有衣必見其敝謂有衣必見其袂也說本王氏念孫此又作弊蓋以聲近而通用本無定字耳

明誠篇故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善行樾謹按此文宋氏翔鳳據治要改補末句善字亦據治要而增然與上文一出於身句法不倫矣竊疑此句本作一起於言上文說湯周公之事曰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此云安危之要

吉凶之符一出於身與上身行善道相應此云存心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言與上口出善言相應因言字誤作善淺人乃更加行字以成其義治要所據本是也至今本則又刪去善字止作一出於行并其錯誤之迹而泯之矣

說苑 四十二條

君道篇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樾謹按牧當作致即養之古文也左傳正作命在養民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樾謹按七他字皆

不可解上文云故使人食味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然則明上之於言豈必由他乎他乃也字之誤也乃語詞言自聽之自聞之也又按聽與聞無異義取與聚古字通用既云聽之又云聞之既云取之又云聚之語意重複賈子新書述此文作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他字正作也而無聞之取之兩句可據以訂正

齊景公遊於蕞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駟而驅之樾謹按素駟二字乃繁駟二字之誤服字當在輿字之下本

作公乘輿服繁駟而驅之晏子外篇作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是其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篇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繁駟與煩且同煩且之乘乃是馬名此作素服駟而驅之蓋後人不達而臆改

臣術篇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樾謹按服裘自有典衣者主之非田澤之臣所當進田澤二字誤也晏子襍篇作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疑此文亦當作茵席茵與田形似席與澤音近故茵席誤爲田澤矣

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樾謹按公曰諾下當有晏子

至三字上云望見晏子則是晏子未至也故必有此三字於文方備傳寫奪之耳晏子襍篇公曰諾下有晏子坐三字坐乃至字之誤

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樾謹按朝字絕句主者當作意者晏子襍篇作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是其明證古書邪也不分非臣之罪也卽非臣之罪邪後人不達古語疑下用也字上不當用意者字故妄改之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樾謹按呂氏春秋達鬱篇止載簡子之言云厥也鐸也而不著其姓高誘注曰厥趙厥趙

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是尹綽當為尹鐸聲之誤也至趙厥當從此作赦厥彼注蓋涉下趙簡子之文而誤

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賤也樾謹按賤字無義乃賊字之誤

建本篇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樾謹按家語作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

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樾謹按吾二子三字衍文也某某也猶云封也伯禽也自舉其名也不當又自稱吾二

子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樾謹按今夫當作今人各知二字當在辟地殖穀之上

河閒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樾謹按夫捨學聖王之道至若火之明也文有奪誤當作夫捨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若捨日之明而就火之光也文義方明賈子新書載此文曰學聖

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捨學聖人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其文較此爲詳可據訂

夫走者之遠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
樾謹按走者之遠也當作走者之速也方與下句遲字
相對呂氏春秋亦載此事其文云矢之速也而不過二
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雖取喻不同然正以
速對遲可證

豐牆堦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樾謹按豐牆

堦下本作高牆豐上堦下韓詩外傳作高牆豐上激下

是其證流行潦至衍行字外傳正作流潦至

立節篇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
樾謹按立義於庭當作有立於庭立古位字有立於庭
卽有位於庭也後人不知立爲位之段字改作立義於
庭失之矣韓詩外傳作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
而我不憂矣是其明證

荷節之使不用樾謹按荷疑符字之誤

邢蒯贖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樾謹按能當作而古字
通用而猶爾也韓詩外傳作荆蒯芎曰善哉而言也是

其證

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樾謹按此當作故臣以死能明君之過杜伯之無罪能即而字

貴德篇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樾謹按此當作武王廣乎若平天下矣尙書大傳曰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是其證曠廣古字通

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樾謹按貪利而身自漁即春秋所書公矢魚于棠也濟上而行八佾當作僭上而行六佾隱五年初獻六羽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此云

僭上而行六佾即穀梁子之說僭誤作濟六誤作八失其旨矣隱公無用八佾之事故知其誤

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樾謹按據上文是言隱公事隱元年不書螟書螟在隱五年則此元年是五年之誤

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樾謹按家語作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兩文均有奪誤當云不出環堵之室而知衝千里之外知衝即折衝也晏子襍篇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今本誤刪衝字而於下文增出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辨見

王氏讀書襍志家語作知千里之外亦後人誤刪衝字
此作聞千里之外則誤而又誤古書所以難讀也
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樾謹按謀誤字國語作今主一
宴而恥人之君相

復恩篇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樾謹按龜
衍文也要隸書作突見斥彰長田君碑與龜字相似故
要誤爲龜校者旁注要字而寫者兩存之遂作持龜要
而哭矣史記趙世家正作持要而哭無龜字

景公疾問韓厥樾謹按疾衍字涉上文晉景公疾而衍
史記無此疾字

養及親者身更其難樾謹按更讀爲伉更與伉聲近故
得通用說文土部秦謂阬爲埂此亢更聲近之證又糸
部綆汲井索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斷幹統卽綆之
異文然則抗之與更亦猶埂阬綆統之比耳晏子襍篇
正作身伉其難

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樾謹按當作與見國之必
侵也不若先死上文云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則此亦
當以必侵連文傳寫誤跳在上耳與本作与故形似方
字而致誤

政理篇順針鏤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樾謹按順

字無義疑積字之誤
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樾謹按去民之所事當作去
民之所爭爭隸書作爭韓勅碑工不爭賈是也故形似
事字而致誤奚獄之所聽衍所字蓋卽涉上句而衍
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樾謹按有當作在
不幸宮室以費財樾謹按幸字無義乃辛字之誤辛者
新之段字言不新宮室也文選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
注曰新雉辛夷也是新與辛猶雉與夷古字並通
仲尼見梁君樾謹按仲尼時無梁君當從家語作宋君
爲是

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
丘之術也樾謹按術字無義當依家語作悉
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樾謹按諭字
無義乃論字之誤呂氏春秋當染篇古之善爲政者勞
於論人注曰論猶擇荀子王霸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
之注曰論謂討論選擇之也此云政在論臣亦討論選
擇之謂史記孔子世家作政在選臣是其證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樾謹按
家語作勤之慎之
廉平之守不可攻也樾謹按攻家語作改

尊賢篇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樾謹按
賈子新書作自齊魏至以燕世家考之鄒衍自齊往樂
毅自魏往則新書是也此作趙誤

簡主間之絕食而歎樾謹按絕字無義當讀爲綴禮記
樂記篇禮者所以綴滯也注曰綴猶止也綴食而歎者
止食而歎也綴與絕聲近是故舞者之位謂之綴見樂
記注而史記叔孫通傳注云束茅以表位爲蒞蒞卽綴
之異文此綴絕聲近之證

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盼子將樾謹按此上有奪文當
據上文補云齊使田居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

之分別而相去如此方與上下文相應

正諫篇便游楮盡而峻城闕樾謹按盡字無義疑盡字
之誤盡讀爲爽兩字竝從麗聲故得通用也詩采芑篇
路車有奭傳曰奭赤貌然則楮奭二字皆是赤色便游
楮奭謂便游之地圖畫赫然也而峻城闕當作不峻城
闕方與上文不治城郭相應

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樾謹
按殺誤字戰國策載此事云孟嘗君曰人事我已盡知
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可知以鬼道諫者不殺也
若云我則殺之下又何以云有客以鬼道聞乎殺字之

誤無疑但不知爲何字之誤或本作我則察之殺察聲
近而誤禮記鄉飲酒義愁以時察守義者也注曰察或
爲殺是其例矣

子先土也持子以爲人樾謹按持字無義乃埏字之誤
埏誤爲挺又誤爲持矣老子埏埴以爲器河上公注曰
埏和也以土爲人必埏之而後成亦猶埏埴爲器也戰
國策正作埏土以爲人是其證

漢碑 四十一條

開母廟石闕銘相口我君王氏念孫漢隸拾遺曰相下
一字葉王以爲肩字翁以爲宥字案相肩我君文不成

義碑文作宥明是宥字但右邊稍泐耳宥卽祐字漢書
禮樂志神若宥之師古曰宥祐也相宥我君相宥皆助
也樾謹按王說甚當但云右邊稍泐則不然凡从宥之
字古或從宥說文宅篆下古文作宥萬篆下或體作厲
竝其例也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除西域之灰翁氏方
綱兩漢金石紀曰灰卽災字變災作灰猶厲作厲然則
此碑宥字作宥亦如彼碑災字作灰矣正可見古人字
體之變不必疑爲石泐也

木連理於芊條畢氏沅中州金石記曰芊乃竿之俗字
顧炎武以爲芊非也樾謹按作芊固非作竿亦未得竿

者說文曰竹挺也上言木下言竹挺於文義不屬矣愚
謂芊卽幹之本字也華嚴經音義引字書曰幹枝也謂
麤枝也然則木連理於芊條者言木連理於枝條也後
漢書公孫述傳李賢注曰竹幹竹箭也是竹竿字亦可
作幹然說文無幹字其字从軌又從干有聲無形其爲
俗字無疑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有之恐亦不足據古蓋
止有竿芊二字凡言竹者作竿凡通言艸木者作芊二
字竝从干聲而亦或兼从軌聲於是竿字變爲幹山海
經中山經可以爲幹是也芊字變爲幹玉篇艸部曰幹
艸莖也是也幹卽芊芊之異文一字而從二字得聲

者固亦有之許君說竊字以爲从宀从米尙廿皆聲卽
其例也是故幹幹二字雖說文所無未可以爲譌體也
後之作書者苟趨簡易或省不从竹从艸則其字遂爲
幹矣幹卽幹幹之省其本字當爲竿爲芊說文有竿字
無芊字賴有此碑以存古文可據以補許書之闕
九域少其脩治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曰說文少少也
讀若輟畢氏沉曰廣韻肩清也少蓋肩之段音王氏念
孫曰少讀爲九有有截之截謂九域之內截然脩治也
樾謹按翁說義不可通畢氏王氏說似稍近然亦無可
證近於臆說矣此少字卽當從說文讀爲輟錢氏大昕

潛研堂集有古同音段借說曰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
段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卽以說文言之饗
讀若許詩不與我戍許春秋之許田許男不必从邑从
無也契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不必从邑从契
也所徵引凡三十餘事其說甚塙少讀若輟則亦可通
作輟矣輟者止也禮記曲禮篇輟朝而顧鄭注曰輟猶
止也論語微子篇耨而不輟鄭注曰輟止也經傳輟字
訓止者不可枚舉脩治者猶言修理非謂九域之內皆
平治也論語曰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周語曰
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

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此碑言
脩治卽其意也上文已云咸來王而會朝則無所用其
脩治矣故云九域輟其脩治也作少者音同段借耳上
句□□□□□靜王氏曰靜上是其清二字其字雖模
糊而可辨清字下半分明然則上言清靜下言輟其脩
治蓋卽清靜無爲之意兩句之意亦正相承也
神□享而飴格王氏念孫曰享上是禋字其說是也准
未說飴字飴格連文義不可通今按飴讀爲來飴格者
來格也古來聲如釐與台聲相近故得通用漢書郊祀
志后稷封于釐釐卽郃也此碑段飴爲來亦猶郃之爲

藤矣

封龍山碑首行元氏封龍山之口樾謹按之下一字已漫漶方氏小東枕經堂題跋釋作碑今諦觀實是頌字非碑字也漢碑如西狹郝閣皆題為頌是其例矣惟封龍山北岳之口援樾謹按援上一字方氏未及今諦觀是英字文選射雉賦注曰英者雄果之目蓋英雄本雙聲字義得相通英援謂其山形雄壯足為北岳之輔助也

口亾新之際失其典記樾謹按亾上一字方氏釋作漢然漢亾新之際殊近不詞其字亦漫漶難辨諦觀之似是遭字也此碑於乾隆甲午元氏令王君治岐始得之然隸釋末附無名氏天下碑錄有漢封龍山碑二注稱在獲鹿縣南四十五里山上延熹七年立其卽此碑乎明葉文莊盛篆竹堂碑目有封龍山碑注云元氏光和四年立是明人尙有傳本但云光和四年則小疏矣殆因三公無極兩碑皆是年所立而致誤也因三公山碑口惟三公御語山三條別神樾謹按惟上一字諸家皆闕今諦觀之則是深字也醮祠希罕口奠不行樾謹按奠上一字諦觀是徹字徹奠連文本周官小祝職曰贊徹贊奠

卜擇吉口樾謹按吉下一字是土字禮記云因吉土以
享帝於郊此吉土連文之證

司隸校尉楊孟文頌未秋截霜稼苗天殘王氏念孫曰
截與夭札之札聲近而義同故釋名曰札截也氣傷人
如有斷截也管子五行篇旱札苗死民厲尹注曰札天
死也是苗夭死亦謂之札札猶截也故曰未秋截霜稼
苗天殘矣樾謹按王說非也周禮大司徒職曰大荒大
札鄭注曰大札大疫病也然則管子旱札之札蓋謂疫
病故曰苗死民厲苗死承旱言民厲承札言也豈謂苗
夭死爲札乎卽如王說截字當在稼苗之下於義方合

乃云未秋截霜文不成義矣今按截當讀爲卽截與卽
亦聲近而義同釋名釋天曰札截也釋書契曰札櫛也
釋名一書皆取同聲字相訓截櫛聲近故札訓截亦訓
節然則截之可讀爲卽明矣未秋截霜者未秋卽霜也
未秋卽霜故稼苗爲之天殘也王氏但引釋名札截之
訓而不能旁通於札櫛之訓故說此字未得耳廣雅釋
蟲馬螻蝻蛆也按螻蝻卽爾雅之螂蛆螂從卽聲蝻從
截聲此亦截卽聲近之證

孔廟置百石卒史碑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
翁氏方綱曰洪氏所釋給犬酒直以愚見度之侶是友

字蓋卽發字也既省發爲友又省友爲犬耳樾謹按友非發之省而友字亦不得省作犬翁說非也上云春秋饗禮說文曰饗鄉人飲酒也古鄉飲酒之禮烹狗於東方其牲正用犬然則此云給犬酒直者言春秋行鄉飲酒之禮則出王家錢給犬酒之直也漢時魯人卽畔宮行鄉飲酒禮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曰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卽其事也行鄉飲酒禮需用犬酒故乙瑛請以王家錢給其直耳漢書每以牛酒連文犬酒猶牛酒也本無可疑故前人未經論及而翁氏輒生異義反失之矣

孔君墓碣孔子十九世孫樾謹按孫下有也字其字雖泐痕迹猶存

君□□好學樾謹按君下是敏字其左旁之每隱約可見敏下一字必是而字用論語文也

□□履方樾謹按履上似是執矩二字執字雖泐而痕迹猶存矩字左旁之矢約略可見

所在□行樾謹按行上一字泐王氏萃編作彳旁而闕其右今諦視似是祇字所在祇行於文義亦合也

□吉安□樾謹按安下一字不可辨王氏萃編作者旁而闕其左今諦視乃是錯字錯者措之段借也孝經曰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此安措連文之證然則吉上一字當是卜字乃窮目力視之而不可得未敢臆斷矣
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
心樾謹按尊當讀爲遵後漢書光武紀擊更始王尹遵
李賢注曰遵或作尊是尊遵古通用也說文辵部遵循
也彳部循順行也古遵循二字亦通用孟子梁惠王篇
遵海而南續漢書郡國志注引作循海而南荀子性惡
篇上不循於亂世之君楊倞注曰循順從也然則以尊
孔心者以順從孔子之心也或謂尊卽奠字非是
蒼頡廟碑順環無端樾謹按順當讀爲巡順巡竝从川

聲故得通用荀子禮論篇本末相順卽本末相巡猶禮
記祭義篇言終始相巡也此碑言順環無端卽巡環無
端矣

翁氏方綱曰碑以未爲末凡二處碑正面未造是末造
碑左側未生是末生樾謹按世以上畫短者爲午未字
上畫長者爲本末字此俗說也漢人尙無此分別若以
六書之義而言午未字象木重枝葉形象文作𣎵則隸
書上兩畫當長短如一方肖重木之象至本末字从木
一在其上則上畫長短可從人便觀此碑末字上畫反
短可知俗說之無據矣

衛尉卿衡方碑安貧樂道屢該顏原兼脩季由聞斯行
諸都氏穆金薤琳瑯曰洪丞相謂屢該顏原卽顏淵原
憲子觀其下繼之曰兼修季由蓋仲由字季路季由卽
季路也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曰都太僕以季由爲仲
由字季路卽是一人與兼脩之義不協按史記仲尼弟
子傳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爲家臣仕於
都惟季次未嘗仕遊俠傳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
衣疏食不厭然則季乃季次四人皆安貧守道之士故
竝舉言之其一字一名亦古文之所有也樾謹按顧氏
之說非是聞斯行諸用論語子路事與季次無涉此碑

蓋言安貧樂道侶顏子原憲而又兼脩子路聞斯行諸
之義也兼脩也者承上文而言非以季由爲二人而言
兼也名字互稱古人固有此例然如仲由季次當云由
次方明若但稱季安知其爲季次乎恐古人亦無此文
法矣

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口失順其文舉已從政者
退就口中盧氏文昭抱經堂集曰洪氏本在下缺一字
余諦視則缺者頗侶窳字其失字實乃英字也時詔書
令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寮之賢者又欲順
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就勅巾蓋令其棄官而

就舉也。樾謹按：盧說非也。如盧說，則當以君務在寮英爲句順。其文舉爲句，無論文義不安，且兩句亦不貫矣。其解已從政者兩句，尤非人情。彼就舉者，不過欲得官安，有棄官而就舉者，若謂前時官位本卑，棄而就舉，轉得尊顯，是則扶同爲奸，欺罔君父，有失臣子之道。豈有門生故吏刊石傳後，而反訐發其陰私，以爲美談乎？今按在下實是寬字，乃寬字也。下文寬猛不主寬字，亦作寬，可證矣。其失字實不誤，此當以君務在寬爲句，失順其文爲句。書曰：敬敷五教，在寬。此在寬之義也。蓋是時詔選賢良，意在舉逸民，而衡君所舉爲已從政者，不稱

詔旨，故曰君務在寬，失順其文舉已從政者。言衡君用意務在寬，大失於從順。詔書之文而誤舉已仕之人也。衡君蓋卽坐是免官，故曰退就巾，卽返初服之義。巾上一字，左旁稍泐，盧氏以爲勅字，恐未必然也。衡君先時已官衛尉，而後乃拜步兵校尉，官秩反卑。洪氏以爲左遷，不知中間蓋嘗免官，故其下曰建寧初政，朝用舊臣，畱拜步兵校尉，其因新政而起廢明矣。博陵太守孔彪碑，臆焉汜而不俗。王氏念孫曰：汜音汜，濫之汜，方言曰汜洿也。洿與汚同。廣雅曰：汜，汚也。樾謹按：王說汜字是矣，而未說俗字之義。今按俗當讀爲濁。

古清濁之濁或段俗字爲之衡方碑脩清滌俗卽其證也此云矐然汜而不濁與史記屈原傳矐然泥而不滓文義正同固執謙需樾謹按謙需皆卦名禠卦傳需不進也是與謙退同義故連言之

□□哀□念不欲生樾謹按哀下一字舊釋作遠今不甚分明僅存彖旁以文義言之哀遠無義疑逝字也故下云夫逝往不可追兮卽承此而言永永無沂樾謹按沂乃圻之段字圻卽垠也言永永無垠也隸釋云以沂爲涯非是

李翁析里橋郝閣頌路當二州經用衿沮樾謹按用者由也詩君子陽陽篇右招我由房小弁篇無易由言傳箋竝曰由用也經傳訓由爲用者不可枚舉用可謂之由則由亦可謂之用禮記禮運篇曰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是起上句言用下句言由文異而義同此碑經用卽經由也言經由衿沮之地也

郝閣尤甚王氏念孫曰案廣雅甫裘也碑文作郝者移自於右耳非从邑也樾謹按王說是也敦煌長史武班碑領校秘鄭鄭卽隩字譙敏碑深明奠隩是也蓋段隩爲奧作鄭者移自於右耳正與此郝字一例漢隸變體

往往有此

處隱定柱王氏曰隱安也於安處立柱也樾謹按安處謂之處隱不詞甚矣處當爲據隸書據字作據此作處者又省手旁耳隱者依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征利而依隱於物依隱連文隱亦依也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白虎通衣裳篇曰衣隱也衣訓依亦訓隱則依與隱聲近義通可知據隱立柱者據依以立柱也上句曰緣厓鑿石蓋言鑿鑿厓石使有齟齬乃據依之以立柱耳司隸校尉楊淮表記兄弟功德牟盛王氏念孫曰兄卽兄字此碑自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至河南尹皆敘

楊淮歷官之事自伯邳從弟諱彌字穎伯至下邳相皆敘楊彌歷官之事此云兄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乃總承上文而言故下文云二君清口約身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今本隸續兄弟作元弟乃傳刻之譌而葉氏九苞金石錄補乃云獨悼穎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美之謬矣樾謹按王說是也惜其未及牟字之義牟者侔之段字說文侔齊等也考王記輪人權之以眦其輕重之侔也注曰侔等也弓人疏數必侔注曰侔猶均也均與等誼同漢人或以牟字爲之曹全碑威牟諸賈唐公房碑道牟羣仙牟卽侔也

此云兄弟功德牟盛者言其兄弟功德等盛也若以兄弟爲元弟則專屬楊彌一人不得言牟矣
繁陽令楊君碑精橫侍者常百餘人咸訓典誨樾謹按精者精舍也橫者橫舍也此言精舍橫舍之士咸來受教也精舍見後漢書劉淑包咸檀敷等傳又謂之精廬見姜肱傳橫舍卽鬢舍古無鬢字每以橫爲之鮑昱傳迺修起橫舍注曰橫字又作鬢

常登茂御復紹祖烈旻穹不惠年五十一熹平二年三月己丑卒樾謹按常字應讀爲當此言楊君當登三公之位復紹其祖太尉震之遺烈乃天不假年而遽卒也

武榮碑當遂股肱□之元輔天何不弔降此□咎魯峻碑當□緝職爲國之權匪究南山遐邇忉惻尹宙碑當漸鴻羽爲漢輔臣位不輔德壽不隨仁其意竝與此同常當聲近故得通用老子曰取天下常以無事言取天下當以無事也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當阮說苑至公篇作是孔子嘗阮嘗常同聲當可爲嘗故亦可爲常下文銘辭有曰三公竝招當爲國暉壽不□□早葉隕林益可證碑文常字之卽爲當字矣

豫州從事尹宙碑分趙地爲鉅鑣錢氏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曰金石文字記謂鉅鹿之鹿不當從金作鑣

然廣韻明言鉅鑿郡名後魏弔比干碑陰有鉅鑿伯魏
祐北史有鉅鑿郡守元道龍顧氏特未詳考耳樾謹按
錢說亦有未盡漢書地理志鉅鹿集注引應劭曰鹿林
之大者也臣瓚曰山足曰鹿是鉅鹿之鹿本當作麓諸
書作鹿者段字也此碑作鑿者亦段字也鑿乃錄之或
體鹿彖同聲說文目部睪从目彖聲讀若鹿故从彖之
字亦得从鹿以說文徵之麓之古文作𪔐麓之或體作
𪔐灑之或體作𪔐皆是也然則錄从金彖聲而或作鑿
从金鹿聲正合六書之旨許君偶未收耳尙書大傳致
天下于大麓之野注曰麓者錄也鉅鹿字本當作麓而

此以錄之或體作鑿者爲之亦古人同聲段借之常例
顧氏不知古有鑿字固爲失之如錢氏之說一若鉅鹿
字必當作鑿者殆亦未識鑿字也

尉氏令鄭季宣碑有放鵬二字洪氏隸釋謂鵬鵬是鳩
名恐是用趙簡子放鳩事顧氏藹吉隸辨謂書古文訓
放驩兜于崇山作鵬咬今碑文放鵬上有虞字其爲驩
字無疑翁氏方綱糾其誤曰廣韻鵬鳥名鵬四凶名此
二字無論是一是一要之从丹非从舟也樾謹按顧說
固非惟碑文明有虞字而洪氏以爲用趙簡子事則亦
未合今按放讀爲方荀子子道篇不放舟楊倞注曰放

讀爲方是其例也鵬卽鳩之段字爾雅釋鳥曰鵬鳩鵠
鵬舍人注曰鵬鳩一名鵠鵠蓋鵬之與鵠鳩之與鵠均
文異而聲同故昭十七年左傳作鵠鳩是鵬與鳩通此
碑段鵬爲鳩亦古文段借之常例也然則放鵬卽方鳩
蓋用虞書方鳩偃功之文故上文有虞字耳
郃陽令曹全碑芟夷殘迹絕其本根樾謹按殘當讀爲
翦書序遂踐奄鄭注曰踐讀爲翦翦滅也史記周本紀
作殘段殘爲翦正與此碑同亦或以芟爲之校官碑禽
姦芟猶芟亦翦也迹者除也說文女部妍除也經典每
以屏爲之論語堯曰篇屏四惡孔注曰屏除也穀梁宣

元年傳放猶屏也范注曰屏除也又或以并爲之莊子
天運篇至貴國爵并焉郭注曰并者除棄之謂也又或
以偃爲之廣雅釋詁偃除也竝卽說文妍字之義此碑
作迸與禮記大學篇迸諸四夷同蓋卽屏之變體其義
亦當爲除殘迸猶言翦除也芟夷而翦除之斯能絕其
本根矣

蕩陰令張遷碑三代以來雖遠猶近詩云舊國其命維
新樾謹按上文旣云於是刊石豎表銘勒萬載便可徑
接銘詞乃又綴此四句殊爲不倫竊疑此四句當在前
哲遺芳之下其文本云奚斯讚魯考父頌殷前哲遺芳

三代以來雖遠猶近詩云舊國其命維新有功不書後
無述焉於是刊石豎表銘勒萬載益引奚斯考父二事
而繼以此四語以見魯殷二國有二子爲之讚頌故功
烈常存雖遠如近國雖舊而命則新也若有功不書則
後無述矣此碑錯譌不一顧氏金石文字記因爰暨於
君誤作爰既且於君疑好事者得古本而重刻之翁氏
兩漢金石記則云下文藝於從政政誤作畋想東漢時
能書胥史固不乏人竟似艸藁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
者今按此四句之前後錯置其謬更甚前人未經論及
故表出之疑作書者遺奪于前而補綴于後吳氏穎芳

作散氏銅盤銘釋文曰古人質樸文中有遺佚或補于
尾孫皓天璽碑猶踵爲之此言也卽可以說此碑矣
武梁祠堂畫象題字伏戲蒼精初造王業樾謹按王字
洪氏隸釋史氏學齋佔畢皆作工然諦觀拓本實是三
畫連中之王翁氏方綱謂是王字未敢信也孔子贊易
首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然則此云伏戲初造王
業正本周易之文如謂王業之語非可施之太古則孔
子所言先不古矣仍以作王業爲是
後世凱式□□綱隸釋曰碑以凱式爲楷式樾謹按
楷之與凱古不通用洪說非也凱當讀爲暄方言暄美

也郭注曰皚皚美德也然則後世皚式者言可爲後世
美式也凱皚並從豈聲故得通用矣綱上一字洪氏作
無字黃小松言無字稍偏當是樞字今按拓本實是樞
字左旁是巾非木也爾雅樞大也樞綱猶言大綱
顏淑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乞宿升堂入戶燃蒸自燭懼
見意疑未明蒸盡摘笮續之樞謹按顏叔子事見毛詩
巷伯傳彼云縮屋而繼之此云摘笮笮者屋下簿也說
文云在瓦之下笮上釋名曰編竹相連迫迤也毛傳縮
屋之義得此而明詩正義云抽取屋草以繼之夫草以
覆屋自在屋上豈室中之人所能摘取乎金石文字足

以證明經義如此故可寶矣

巴郡太守樊府君碑飲口茹沓樾謹按飲下一字洪氏
隸釋作汝然汝水不在梁州之域殆非也今諦審是汶
字汶非魯之汶水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汶與嶧同謂汶
江也王氏伯厚以說考工記之貉踰汶則死見困學紀
聞卷四此云飲汶卽謂飲嶧江之水矣

口元垂口岳瀆口分樾謹按元上一字隸釋作演字
然於文義未合諦觀亦不甚似疑是渾字漢書敘傳渾
元運物注曰渾元天地之氣也此渾元二字之證垂下
一字洪缺今按是像字像與象通垂像卽垂象也岳瀆

